

74
6641
16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七

經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詹曠書堯夫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纂

喪儀節二十

老疾居喪

曲禮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

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注勝任也○疏不勝喪謂疾不食酒

肉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滅性是違親生時之意是不孝也此者此滅性本心實非為不孝故言比也

呂大臨曰居喪非虞刑練祥無沐浴然頭有創身有瘍必為之沐浴者有疾不可以致毀也有疾則飲酒食肉者毀不可滅性也不勝喪而死雖志在慕親而至於滅性絕後徇輕忘重謂之不孝可也

言居喪而不獨父母此所以兼言不慈也
朱子曰下不足以傳後故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於不孝

吳澄曰不勝喪謂哀過不能堪將至於廢事甚則至於滅性也此本是慈孝其親而然然毀而不能存其父母所生之身雖曰慈孝而與不慈不孝者一也蓋居喪固當致其哀然毀瘠不可形見於外視聽不可衰損於前平時不沐浴不酒肉若有創有瘍有疾則亦許其沐浴與酒肉俟疾既止乃復其舊然此皆年

禮記通考卷五十七

木下中也
寄贈

言元之卷三十一
五十以下強仕者所行若五十血氣漸衰則雖無疾與創瘍其哀毀視強壯亦當減殺故曰不致毀

雜記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

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注毀而死是不重親

檀弓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注謂以香味為

其疾不嗜食以為薑桂之謂也注為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之疏

正曾子之言

方慤曰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酒肉之外又有草木之滋者亦慮其不勝喪而已

歡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注尊者每人易也歡歆粥也○疏歆者親

喪三日後歆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者歆粥病困故君命食疏飯也若非三者雖歆粥疾疾病君不命食之以其賤故也其士

之主入主婦君不命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主婦歆者謂未殯前故問喪云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

陸佃曰據問喪云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此言君命食之謂大夫以上篤於愛鄰里或不能勉親喪三日之後君命以粥歆焉故鄭氏謂尊者奪人易

乾學案三日始食粥禮也若三日之內或有哀毀致病者則君命以粥食之通其變也孔



氏謂三日外食以疏飯則經何以言歡乎陸氏言三日外君命以粥歆則三日之外禮自

應食粥何須重以君命乎即問喪言鄰里為糜粥以飲食之義亦同此而孔氏謂為旁親

恐未必然也蓋三日不食雖禮之正世多有不能三日而致病者故在大夫則君命食以

歡在士庶人則鄰里食以糜實情之至而亦先王之所許也何必拘於三日不食之說乎

曲禮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

肉處於內注所以養衰老人五十始衰也○疏致極也五十始衰居喪許有毀不得極羸瘦六十轉更衰甚都不許毀也

呂大臨曰養老之政自五十始血氣既衰養道所以不可閉居喪有不能任故為之節也致毀之食飽粥也不毀之食疏食水飲也衣服居處哭泣之節稱之不致毀則食食而不食粥矣不毀則食不疏而有醯醬矣七十之制所變者衰麻之服餘無變也

喪大記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注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

禮記卷五十七

禮記卷五十七

禮記卷五十七

禮記卷五十七

禮記卷五十七

也○疏致毀謂致極哀毀散送謂經帶垂散麻

玉藻云五十不散送注云謂送喪不散麻也

王制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陳澧曰或有死喪之事唯備衰麻之服而已其他禮節皆在所不責也

丙則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

喪

喪服四制禿者不髻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

肉疏髮者婦人之大紒重喪辨麻繞髮禿者無髮故不髻男子禿亦不免也袒者露膊偏者可憎故不露也跛人脚蹇故不跳躍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致減性故酒肉養之

問喪然則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

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

方慈曰禿則頂無飾故不免免則頂露矣偃則形褻矣跛則足不正故不踊踊則足勞矣

婦人居喪

問喪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

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注爵踊足不絕地○疏爵踊似爵之跳其足不離於地如壞牆言將欲崩倒也

方慈曰爵踊猶莊子所謂爵躍如壞牆然言其不可枝梧陸佃曰殷殷踊也田田懇惻也

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

喪服小記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陳祥道曰婦人移天於夫而傳重於長子故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夫與長子而已

坊記寡婦不夜哭

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

嫂不撫叔

喪大記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注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非其事處

而哭猶野哭也○疏婦人質故送迎敵者不下堂有君夫人帶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

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

而歸注歸謂歸夫家也

檀弓 卷二十一
三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方慙曰經曰寡婦不夜哭蓋遠嫌之道當然爾穆伯夫也故晝哭而不嫌於薄文伯子也故晝夜哭而不嫌於厚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

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

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

禮矣夫疏上云晝夜哭此不哭者謂暫時也家語云文伯歿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

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公父氏之婦知禮矣

章望之曹氏女傳曹氏者吾同郡尚書則修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閣之興化軍期年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沒其

故條率更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蒞民政約於奉身廉於臨人今其亡

矣葬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受私遺焉惟他人忍之我弗忍也母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異日嫁公女焉

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

八之聞之謂如何故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沒而喪存焉不以此將哀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備何敢以是自諉哉

願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奸財積貨死則已爾惡復悔悟邪方朝廷發貪官之禁防制執事之人如維繫之械繫之尚有濫狀相望於敗辱者為不少矣卒惟無作焉有如曹氏專修父志而有所累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說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童子居喪

儀禮喪服傳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

亦不能病也疏婦人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喪大記云三日子

記童子唯當室總注當室為父後承家事者傳曰不當室則無總服也

問喪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注怪本所為施也曰不冠者之所服

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

杖矣注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

玉藻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

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注皆為幼小不備禮也雖不

也裘帛溫傷壯氣也絢履頭飾也○疏童子唯當室與族人為禮有恩相接之義故遂服本服之總爾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總故不服也雖不總猶著免深衣無絰

以往給事鄭注猶免者請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不免者謂成服之後也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先生師也童子不能獨為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人也

方慈曰不喪即不衣喪裳是也不帛即不帛襦袴是也不屨約未拘之以行戒也不服麻則以幼未能勝經故也陸佃曰童子於有喪者之家當事則不麻為其幼也故謂之聽事而已少儀曰童子曰聽事

雜記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注童子未成人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疏案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哀杖成子禮是也皇氏云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問喪之免而云杖舉重言也

喪大記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徐師曾曰幼子為主不能拜則衣之以衰使人抱之而人代之拜

少儀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注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比猶比方俱給事

喪俟事不植弔徐師曾曰至於弔喪必待尊長朝夕哭時而往若非其時則不特弔亦恐煩動也

通典漢戴德喪服變除曰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為

父後持宗廟之重者其服深衣不裳其餘與成人同禮不為未成人制服者為用心不能一也其能服者亦不禁衰經不以制度惟其所能勝○晉劉智釋疑曰嬰兒無知然於其父母之喪則以衰抱之其餘親八歲則制服矣七歲曰悼過此有罪則入於刑必致之於禮故在下殤之年為之制服案小功章昆弟之殤服昆弟之下殤是以下殤之年則行服也蜀譙周衰服圖童子不降成人小功親以麻當室者宛麻十四以下不堪麻則不吳徐整問為姑姊長殤在大功下殤在小功為姊下殤以下纔六七歲未成童子為父母不杖不廬不菲至重猶尚不備今此何以越得為姊殤服備大功小功之制乎十七八尚可知恕六七歲兒誰能服此衰麻射慈答六七歲雖未為童其姊死故宜著布深衣○宋庾蔚之謂馬融以童子為未成人鄭玄以為未成人之稱並不明下至幾歲戴德以童子當室十五至十九譙周云十四以下不堪麻則不記云十五成童舞象爾豈是經所云童子當室者邪案禮稱童子參差不一以事推之

則大小可知矣愚謂當室與族人為禮若是八歲以上及禮之人以其當室故令與成人同昔射慈以為未八歲者服其近屬布深衣或合禮意

宗室童子為天子服制議魏晉故事皇子廣陵王年十一孫為祖服周當為臣服從本親服皇弟吳王年十章郡王年七又當倚廬服成人禮著何幘服應琳議案禮喪服諸侯為天子斬今廣陵王列土建國古之諸侯宜從臣例又禮童子不居廬不杖不菲廣陵王未冠吳王章郡王卑幼不應居廬古但有冠無幘漢始制幘可如今服卷幘

萬斯同曰禮所謂童子不儻云云者自指幼穉無知之入爾若十五以上亦既成人矣而謂不責以成人之禮乎儀禮喪服篇有為始下傷之文彼始在下傷則其弟之年更少矣而猶有服焉可知所謂童子者必其十五以下而非指十五以上明矣乃戴氏拘三傷之說以十五至十九為童子不亦謬乎曾子問篇世子初生即奉子以衰而喪大記亦言子幼則以衰抱之是則子之當室者在初年已服衰矣豈有年至十五以上猶服深衣而不服齊斬哉益知戴氏之

說不足信矣

魏書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尚幼議者以為童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為衰而不裳免而不經又無腰麻繆垂唯有絞帶時博士孫惠蔚上書言臣雖識謝古人然微涉傳記近取諸身遠取諸禮驗情以求理尋理以推制竊謂童子在幼之儀居喪之節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為不異以玉藻二簡微足用之曰童子之節錦紳弁紐錦即大帶既有佩觿之革又有錦紐之紳此明童子雖幼已備二帶以凶類吉則腰經存焉又曰童子無總服鄭注曰雖不服總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長幼俱服童子為服之總猶免深衣况居有服之斬而反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說童子常服類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

典無成言故未敢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
麻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
經帶麻執事不易故暫聽去之以便其使往則不麻不
往則經如使童子本自無麻禮腰首聽與不聽俱闕兩
經唯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得言聽事則不麻乎以此論
之有經明矣且童子不杖不廬之節理儉於責疑不裳
不經之制未覩其說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
聞之言將謂童子時甫穉齡未就外傳出則不交族人
內則事殊長者餒旨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
無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質
並成人受道成均之學釋菜上庠之內將命孔氏之門
執燭曾參之室而唯有掩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
之安矣又女子未許嫁二十則笄觀祭祀納酒漿助奠

廟堂之中視禮至敬之處其於婉容之服甯無其備以
此推之則男女雖幼理應有裳但男子未冠禮謝三加
女子未出衣殊狄祿無名之服禮文罕見童子雖不當
室苟以成人之心則許其人服總之經輕猶有經斬重
無麻是為與輕而奪重非禮之意此臣之所以深疑也
又衰旁有衽以掩裳際如使無裳衽便徒設若復去衽
衰又不備設有齊斬之故而使成童男女唯服無衽之
衰去其裳經此必識禮之所不行亦已明矣若不行於
己而立制於人是為違制以為法從制以誤人恕禮而
行理將異此詔從其議

通典大唐元陵之制孫為祖齊衰周年臣為君斬衰三
年今伏準遺詔皇帝服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
十七日釋服臣下並從釋服皇孫既是齊衰周年服禮

有適子無適孫其服並合從皇帝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釋服後以黻公服至山陵時卻服初齊衰服事畢即吉服

乾學案喪大記言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則知童子能勝衣者未有不脫衰者矣玉藻言童子無總服則知小功以至斬衰童子皆有服矣乃戴德釋童子當室謂自十五至十九天下豈有十五以上之人而尚名之為童子哉又豈有十五以上之人而不服親戚之喪者哉然則童子以何時為限劉智八歲之說最為確當蓋八歲以上之殤成人皆為之制服則成人之喪彼豈得不為之制服特不責以備禮斯已爾寧可拘於三殤之年數

而謂在長殤之年者亦不責以居喪之禮乎蓋自八歲以至十五斯為童子之限其異於成人者止不踊不杖不菲不廬而其他居喪之節固無不同也不然天下固有幼而執禮之人可槩視為無所知識而不教之以禮哉

三殤喪禮

檀弓周人以般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又見棺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陳澧曰十六至十九為長殤葬此殤時柩朝廟畢將行設遺奠以奠之牲體分祈包裹用此車載之以遣送死者故各遣車制其小以置之椁中四隅不容大為之也禮中殤從上君適長三乘則中亦三乘下則一乘也公庶長一乘則中亦一乘下則無也大夫適長一乘則中亦一乘下殤及庶殤並無也

曾子問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往塗邇

故也注土周即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製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以就園而斂葬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注今人斂下殤於園中而為塗近故爾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載之也問禮之變也注蓋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召公謂之曰何以

死下殤也墓遠注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曰吾敢乎哉召

不棺斂於宮中注欲其斂於宮中如成人也史佚曰吾敢乎哉召

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

自史佚始也注棺謂斂於棺

吳澄曰周人葬下殤之禮蓋不用棺但以衣斂尸而置之尸牀不用車載眾手昇之以往曾子問去墓園塗近者可知此若去墓之塗遠則昇尸以往而不用棺不用車以若不可故問當如之何孔子遂引老聃所言史佚之事以答蓋史佚曾葬下殤之子而其墓遠方疑於昇尸之不可而召公勸以棺斂於宮中棺斂者謂納之棺中也棺斂於宮中則如成人而載以喪車不昇機史佚以前未以此禮故有所不敢於是召公為史佚問之周公曰豈不可蓋禮有從權而以義起者墓近則昇機墓遠則棺斂而車載以往雖前時禮所未有然亦無害於義也史佚依周公所言行之自是以後葬下殤者若墓遠則用棺也棺衣者謂斂以衣又斂於棺也下殤用棺而衣之棺之者蓋自史佚始前此則衣之而已不棺之也棺字並如字讀鄭注以為下殤不葬於墓而別葬於園今從張氏之說諸家皆以豈不可為周公不許之今從陸氏之說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

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

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耐祭何謂陰厭

陽厭注耐當為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與迎尸於前謂之陰厭尸護之後改奠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疏陰厭謂適殤也陽厭謂庶殤也注知耐當為備者案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今云殤不耐祭與小記文乖故知當為備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注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祭祭殤不舉肺無所俎無玄酒不告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

祭殤不舉肺無所俎無玄酒不告疏土祭成人特牲今尊宗子也熊氏云殤與無後者唯耐利成是謂陰厭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耐與除服也吉祭特牲則喪祭之時以其未成人降用特牲也祭殤無尸故不舉肺春所是尸所食歸餘之俎無尸故無所俎祭成人則有玄酒重古之義祭殤略故無玄酒也告利成

於祭畢今無所可告故不告利成也此宗子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
 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疏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內
 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
 之明白顯露處為之設尊於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為陽厭也宗子之殤祭于室與
 尊於戶東但不舉肺無所俎無立酒不告利成其餘皆與祭成人同今祭凡殤乃
 當室之白尊于東房
 異於宗子之殤也

方慤曰陽尊而陰卑宗子之殤曰陰厭
 而凡殤曰陽厭者鬼神向幽闇故也
 吳澄曰室內四隅與為極尊之處故常祭皆於奧室之西壁以南為上與尊而
 屋漏卑凡殤及無後者禮殺故不敢在尊處由奧而北當屋漏卑處也此是辨
 尊卑隆殺之禮非有取
 於陽明陰闇之義也

萬斯大曰天子諸侯於祭之始有灌地降神之事而大夫士無之然特牲少牢
 二禮尸未入之前祝酌奠奠於銅南主人再拜稽首祝祝竟然後迎尸此亦降
 神之意鄭氏釋曾子問陰厭援此以實之天子諸侯於祭之終不知神之所在
 於彼於此故設祭於堂為祈乎外而大夫士無之然特牲禮既饗佐食徹尸薦
 俎敦設于西北隅此亦於彼於此之義鄭氏釋曾子問陽厭援此以實之不思
 祭成喪者必有尸而祭殤必無陰厭以祭宗子之殤陽厭以祭凡殤曾子問昭
 昭明著非指祭祖禩時尸未入之始與尸既出之終也且厭之為言飽飲之義
 也祭方始而奠祝安得遽飽又陽厭當室之白以其在室西北隅屋漏故曰陽
 也特牲禮之改設雖於屋漏然而非用筵且闔戶牖俾之幽暗於陽厭之義謂
 何且使凡祭必備二厭則少牢禮何以不備尸者有改設之事而備尸者無之
 邪

乾學案二厭之禮專據祭殤而言非謂成人
 之祭亦備此二厭也鄭氏注儀禮以尸未入
 之前設饌告神為陰厭尸既出之後改設闔
 戶為陽厭毋乃與孔子之言戾乎諸家皆仍
 其說而不覺其謬至陸農師破之誠為深明
 禮意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雜記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注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
 陰童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
 為之造字○疏當附祭此殤之時其祝辭稱曰陽
 童又稱此殤曰某甫所以不呼其名者神之也

喪服小記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立
 注殤無變文不緝冠立端黃
 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
 成人為釋禫之服○疏除喪祭服必立冠立端黃裳異於成人之喪也言殤無變
 者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所以然者文不緝本服既重者意在於質不在繁縟吉
 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禮祭始從之端
 今除殤之喪即從禫服是文不繁縟也

乾學案三殤喪禮禮經不詳大約節目視成
 人而儀文稍殺之爾今就經文所有者錄之

如右

開元禮三殤之喪始死浴襲及大小斂與成人同其長殤有棺及大棺中殤下殤有棺靈筵祭奠進食葬送哭泣之位與成人同其苞牲及明器長殤三分減一中殤三分減二唯不復魄無含事辦而葬不立神主既虞而除靈坐其虞祝辭云維年月朔日告子云告于某昭告弟云某兄日月易往奄及反虞悲念相續心焉如燬兄云悲勵與下殤同又無靈筵坐唯大斂奠而已三歲以下斂于瓦棺葬于園又不奠

猥至情無可處弟云哀痛無已五情如割也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弟祭兄則

政和禮三殤之喪始死浴襲大小斂及葬送哭泣之位

與成人同不復無含辦而葬一虞乃除之其虞祝辭云

維年月朔日辰父告子某若兄云兄告弟某若弟云弟某昭告某兄日月易往奄

及反虞悲念相續心焉如燬兄云悲勵與下殤同又無靈筵坐唯大斂奠而已三歲以下斂于瓦棺葬于園又不奠

清酌庶羞薦虞事于子某弟祭兄則適殤者

時享皆耐食

陸寅許嫁殤女服議金子尤之妹死走告於子曰予妹之死距其生十五年矣

宜何服子應之曰禮與律載之詳矣女在室服期殤則降曰女許嫁男子已娶

者勿殤是則宜何服日期也曰女許嫁勿殤是已禮不云平無服之殤哭之以

日易月生未三月則不哭也今俗有殤祿為婚姻而或五六年以天者服期之

喪母乃已重乎曰固也此情之所未安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解經者曰許

嫁十五而笄未許嫁二十而笄成人之道也故凡言許嫁勿殤者宜斷自年十

五以上為成人言之也若曰殤祿而為之服則已過矣夫禮者先王原人情而

以義起者也下殤而為之服五月中殤之服七月長殤九月其生未三月者不

哭也非三月之內不畜之以子女也又非薄於幼而厚於長也以為視其以恩

相接之淺深緣是而為之服可以無憾矣其曰許嫁勿殤者蓋禮之以成人也

非為殤祿言之也且殤祿而許嫁則亦將殤祿而為之笄與字乎曰然則宜何

如而可曰無服之殤其去成人也遠甚固不可以許嫁而為之服矣其或下殤

也猶大遠於成人也服其服可也其自中殤以上父子之情已深也則請為中

殤者進而服長殤為長殤者進而服在室之服可也變於禮者之禮也抑又聞

禮記卷五十七

十一

之子之妹親為母執爨以供藥餌者七年毒發於頭而竟以是死焉孔子論童
汪錡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推此意也即服期可也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七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八

經禮官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蔡獻吉表 大清實 統志副總裁明史總纂徐寧
喪儀節二十一

訃禮

雜記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
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
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疏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
云敢告於執事也夫人太子皆當云告於執事不言者略之也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
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
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
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

注適讀為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
為至○疏言外臣者大夫不屬他國故
云外臣自謙退無德故云寡大夫某尊敬他君不敢申辭故曰某死赴於適者謂
赴於他國大夫相敬體者以其私有恩好故曰外私以訃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

不祿於身赴告
故云使某實

劉敞曰使某實實者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實之也

方慤曰使某實謂以事實來告

胡銓曰實謂身親告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爾

檀弓父兄命訃者

疏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疏父兄命訃者亦復後之事訃謂死者生時於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

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

死必赴不忘親也

白虎通德論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

也欲聞之加賻贈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

卒訃而葬禮也諸侯薨訃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

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

諸侯薨告鄰國明矣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

廢政事天子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子使宰

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

妾也何況於夫人乎

唐書任瓌傳瓌卒時有司可以在外對仗白奏太宗怒曰

昔杜如晦亡朕不能事者數日今瓌喪所司不以狀言

豈朕意乎有如朕子弟不幸死當此奏邪自是大臣喪

遂不對仗奏云

開元禮初終遣使赴於闕使者進立於西階東面南上

主人詣使者前北面曰臣某之父某官臣薨

若母若妻各隨其稱四品以下

言死謹遣某官臣姓某奏聞訖再拜使者出主人哭入復位

弔禮

周禮天官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

凡所共者注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弔而自弔諸臣須從王行者并有贈喪之具百官當其故宰夫總戒令之

世婦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注王使往弔○疏案內宗云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注云王后弔臨諸侯而

女御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注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疏王之妃妾三夫人象三公九

寺人凡內人弔臨於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注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立其前者賤也賤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不可以闕於禮也史浩曰內人弔臨於外非寺人帥之而往誰敢監臨立於前而詔相之眾安敢不肅鄭鑄曰王親弔諸臣之喪或適四方舍於諸侯祖廟之時雖曰至尊於人之祖先神明有所不敢忽使介執禮以禮之陳祥道曰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摯禮於鬼神天子以摯為摯其介則以介致之而已

春官鬯人凡王弔臨其介鬯注以尊適卑曰臨○疏介副也王弔臨諸臣則有副使從行

內宗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注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疏明為后掌之

喪祝王弔則與巫前注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

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注巫祝前主也

女巫若王后弔則與祝前注女巫與祝前

典路凡弔于四方以路從注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

夏官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疏此等皆王親往今使太僕者或有故不得親往故使太僕也

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疏太僕注云王使往此亦王使往可知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

李嘉會曰羣吏庶臣各有弔勞觀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漢征民病衛及其去也天子親享之羣吏庶民或有弔勞宜也鄭鑿曰於吏民有哀則弔有勞則勞未嘗以其賤而遺也使御僕掌弔勞見恩意之厚易蔽曰以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臣掌大夫士之弔勞推之此亦羣吏之弔勞也

喪大記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注為之賜

謂有恩惠也加蓋而至於臣之妻略也○疏自此至君退必奠明君於大夫及士并夫人於大夫士恩賜弔臨主人迎送之節君於世婦謂內命婦常為之恩賜則小斂而往然則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君於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君至也則知大夫及世婦未加蓋以前君至也方慈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速為敬故大斂而往者則為禮之常小斂而往者則為之賜也

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疏於諸妻謂姪婦及同姓女也同婦尊同世婦當大斂為之賜小斂焉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也

徐師曾曰諸妻御妻也孔氏謂姪婦及同姓女者非故亦自謂姪婦尊同世婦當視小斂妻下疑脫既殯而往四字內命婦貴故夫人待之與君同諸妻卑故同士禮君於大夫視大斂於外命婦加蓋而至夫人則皆既殯而往於夫人避嫌於外命婦恩輕故與君有同異也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注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擯者進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迎不拜送者拜迎則為君之答已○疏此明君弔大夫士之禮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士同也君將往使人豫戒主人主人重君之來先備月朔大奠之禮待於門外見君馬首先君而入祝先道君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之東皆負墉而鄉南墉壁也君位于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也執戈辟邪氣也擯者進於孝子前告使行禮喪贊曰相此云擯者以君之弔禮故以擯言主人於庭中北面拜而稽顙君舉弔辭祝以相君先踊君乃視祝

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君來弔士與大夫其禮不同大夫者君既在阼主人在庭
踊畢則釋此般奠於殯可也言對人君可為此奠士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
君於門外君使人命反設奠士乃反入設奠主人奠畢
又先出門待君君退主人門外送之而拜大夫士同
張子曰般眾也般奠者以盛此禮報事眾人執物以
進所以表其勤也易言般薦之上帝亦是眾進之義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
往焉注所以致殷勤也

君弔則復殯服注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故不得來至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於時主人則復殯時未成服之時君有服其服草經免布深衣也不散帶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啟之後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
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

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
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注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為孝子迎君之妻亦如迎君禮先入門右門亦大門也主婦臣妻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奠如人為主入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般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事如君弔禮主婦送于門內門寢門也婦人送迎不出門故夫人去于路寢門內拜送之主人送

于大門外不拜者喪無二
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
應備曰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統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往弔
之然蓋弔內子士妻之禮亦在其中矣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階待
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於下執妾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侍之世
子視祝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於門外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至
門者為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於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申敬也門
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古之君臣猶一
體也頭目手足疾病慘楚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家也父兄子弟吉凶休戚
上下無不相關視之如一體故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君或撫或隔真若吾手
足之痛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夫人視之世子視之真若子弟之死亡焉然
諸婦之至君所唯喪祭為然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侯非問
疾弔喪則不入諸臣之家夫人之行必與世子偕其動也不均矣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人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眾主人
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
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注入即位于下不升堂而立階階之下西面下

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南面于其北婦人即位于房中
者主人無二也○疏大夫下臣稱大夫為君故曰大夫君不迎于門外貶于正君
也主人北面者其君即階下位故適子辟之所以在君之南北面也婦人之位
在堂君雖不升堂猶辟于房中正君來禮亦如此不言大夫君之妻來者當同夫
人禮也前君臨大斂云主婦尸西以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謂殯後也當此大夫
君來弔時或有本國之君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鄰之國卿大

夫遣使來弔若有此諸賓在庭則此大夫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拜賓故也然大夫君不敢同於國君專代為主故以主人陪置君之後君先拜主人後拜不同時拜也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注君弔塗之後雖往不踊○疏皇氏曰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謂既殯未塗得有踊也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注榮君之來也○疏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君去後必設殷奠告殯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紵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

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注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疏此明大夫斂節主人適子也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死止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茹至門恐主人惡之且禮敬主人故不將巫入對尸柩巫止而祝代人故先君而入門升自階也君隨祝後而升堂即位于東序之端階上之東是適子臨斂處也主人房外南面者鄉者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

東房之外面鄉南俱欲視斂也遷尸者鄉鋪絞紵衾衣而君至今列位畢故舉尸於鋪衣上也主人得告斂畢故降階西階堂下鄉北立待君也君臣情重方為分異故斂竟君以手撫按尸與之別主人見君撫尸故在堂下拜稽顙以禮君之恩君降者撫尸畢而下堂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君又命主婦馮之士喪禮子不得升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敖繼公曰周官言喪祝男巫皆於主弔則然國君不得並用巫祝其在廟門外則巫前入廟門則祝前互用其一所以下天子也

黃叔陽曰古者人君於臣之死也即其子位而視斂斂畢撫尸其恩禮一何厚也巫不入門而使祝先之其恭敬一何至也升主人馮之又命主婦馮之其敬孝何切也人臣於君之臨也雖當喪事倥傯之際迎而先入撫而先降必俟君命而後馮焉又不敢當君之所且於男女之別亦不紊焉細微曲折無不盡禮如此此所以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檀弓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

寡君承事主人曰臨注拜者往謝之也○疏諸侯臣之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次疏親往拜其君以謝恩疏親亦無雖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往拜可也若有主後則主人自當親拜是以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注曰拜君命也弔曰寡君承事此是君來語擯者使傳辭也弔為助事故雖君尊亦曰承事也曰臨者主人辭謝之語言君屈辱降臨某之喪稱寡君謙也若弔士則直稱君故士喪禮君使某弔如何不恡是也

不恡是也

余師曾曰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言必有拜賓者况君弔乎故君弔臣喪而喪家若無主後則以次疏親拜之若又無疏親則朋友或同州同里與舍之人皆可拜之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注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疏君於其臣當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及士皆親弔之又禮議贊尚受弔及把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也

胡銓曰若齊侯哭帳無存之類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

三君退朝亦如之衰次亦如之

注宮殯宮也出謂柩已在路命引之以義尊孝子也三命引之凡移

九步退去也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出殯宮之門孝子號慕攀轅柩車不動君尊孝子之情命遣引之引者三步則止所以止者不忍頓奪孝子之情故且止柩君又命引之柩車遂行君乃退去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皆在殯宮或當朝廟明口常發之時或已出大門至平生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泣停柩不行君於是始弔弔畢君命引之使行亦如上來如是者

張氏曰禮弔於葬者必執引君尊故命人引之也

雜記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

踊出待反而后奠

注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迫君也君即位車東出待不

必君留也君反之使奠○疏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來弔君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謂祖廟門也右西邊也若門外來則在東此據車門內出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從位立近門內西邊北面而哭踊為禮也出待者孝子哭踊畢而先出門待君以君來則拜迎去則拜送今君弔事竟不敢必君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出也反而后奠者君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而后設奠告柩知之或謂此在廟載柩車時奠謂反設祖奠也

禮運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讒

陳澧曰諸侯於其臣有問疾弔喪之禮非此而往是戲讒也敗禮之禍恆必由之

喪服小記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注君為之主弔臣

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疏案士喪禮君弔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入門右北面君升主人中庭拜稽顙成踊彼為主人為主故中庭拜今鄰國君君為之主拜賓則主人中庭北面哭不拜曾子問稱季桓子之喪衛君來弔魯君為主季康子立於門右北面拜而後稽顙故議其喪有二主當惟哭踊而已是於禮不拜也

乾學案儀禮士喪禮篇有國君弔臨之禮已

見第四十三卷不重載

雜記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

西於門

注賓立門外不當門

主孤西面

注立於階下

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

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注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注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弔

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注于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疏此明諸侯相弔之禮門西大門之西也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注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為哭耳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

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注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

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

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

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注賓三辭而稱使臣為恭也為恭者將從其命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

踊三注拜客謝其厚意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注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疏此明弔含禭贈既畢上客行臨哭之禮

乾學案雜記本文此節之上首節弔者之下有使者含禭贈三事今將含禭贈採入下篇

故茲不載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注辟其痛傷己之親如君○疏此謂國有君喪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也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注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疏重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功衰雖不弔人若自有五服之親喪則不著已功衰而著彼親之服以哭之申於骨肉之情故也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練則弔注父在為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

以出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注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綽之屬○疏既葬大功者謂身有大功之喪既葬之後往弔他喪弔哭畢即退去不待主人襲斂之事期喪練弔亦然也 ○期之喪未葬弔於

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注謂為姑姊妹族者○疏期喪未葬謂姑姊妹無主為之服期未至於葬往弔鄉人之喪哭畢則退不待主人襲斂之事也姑姊妹期喪既葬受以大功衰謂之功衰此後若弔鄉人其情稍輕於未葬之前得待主人襲斂之事但不親自執事經直云期喪知是姑姊妹無主者以前云大功既葬始得弔人今此期喪未葬已得弔人明知是姑姊妹無主不在已族者女未廟見反葬女氏之黨此姑姊妹已於他族成婦日久但夫既蚤死故殯在夫族 ○小功總執事不與

於禮注禮饋奠也○疏執事饋相也禮饋奠也總小功服輕故未葬便可弔人為彼饋相但不得助彼饋奠爾 ○相趨也出

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

哭而退朋友處附而退注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惠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附皆當為辭○疏相趨謂與孝子本不相識但聞姓名而來趨喪情既輕故極出廟之宮門而退去相揖謂經會他處已相揖者之恩微深故待極出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去相問謂會相餉遺恩轉深故至空竟而退相見謂身經自執摯相請往來恩轉厚故至葬竟孝子反哭還至家時而退也朋友嗜昔情重生死同股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綽注言弔者故至主人處附而退也

之事從猶隨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壯時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注非鄉人

則長少皆反優遠也○疏弔喪本是來助事非為空隨主人而已故年二十以上至四十強壯者皆執綽也鄉人同鄉之人也五十始衰待主人空竟而孝子反哭故鄉人助葬老者亦從孝子反也盈坎謂空竟以土盈滿其坎四十強壯不得即反待土滿坎而反也若非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歸優饒遠者

曲禮齊者不樂不弔注為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

呂大臨曰古之有敬事者必齊齊者致精明之德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於齊不樂不弔者全其齊之志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注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

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死若蓋本傷辭辭畢退皆哭○疏此論弔傷之法若存與亡並識則弔辭傷辭兼行若但識生惟設弔辭而無傷辭但識亡惟施傷辭而無弔辭也

方慈曰不知生而弔之則其弔也近於諂不知死而傷之則其傷也近於偽

外傷者情之痛於中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

呂大臨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所問不由於誠不如勿問之矣

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盧植曰畏者
兵刃所殺也
王肅曰犯法
獄死謂之畏

方慤曰戰陣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君子不立巖牆之下其有厥而死
者乎孝子舟而不游其有溺而死者乎三者皆非正命故先王制禮在所不弔
應鑄曰情之厚者豈容不弔但其辭未易致爾若為國而死
於兵亦無不弔之理若齊莊公於柩梁之妻未嘗不弔也

陳澧曰愚聞先儒言明理可以治懼見理不明者畏懼而不知所出多自
經於溝瀆此真為死於畏矣似難專指戰陣無勇也或謂猥狠亡命曰畏
通與魏王肅聖證論鄭玄曰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設使聖人卒難不
幸可得而不痛悼而罪之乎非徒賢者設有罪愚人亦不得不哀傷之也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五
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注氣力始衰○疏五十既衰越疆則道路遙遠弔人又悲感哀戚恐增衰故不許

弔於人是日不樂注君子哀樂不同日○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注於是日哭則不歌

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注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者○疏引紼引棺索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索數足則餘人不得遙行皆散而從柩至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注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疏適子主喪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辟適也大夫庶子不受弔則士之庶子得受弔也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疏所識若身死其死者兄弟雖不同居皆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

吳澄曰所識之人其家若有同居之親死自當往弔雖其兄弟之不同居者死亦皆弔之蓋厚於所識故推其恩愛以及於其有服之兄弟者如此不同居者

皇氏以為小功以下之親小功以下兄弟服輕尚弔况其大功以下服重者乎孔疏同鄭注以為所識者死而弔於其不同居兄弟之家不如皇氏之說為當

少儀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案記文言皆弔夫喪無二主若所識一人死而皆往弔其不同居之兄弟則一喪不止一主矣古無是禮也

尊長於已踰等喪侯事不植弔注踰等父兄黨也不植弔不敢故

○疏若尊長家有喪則待主人朝夕哭時往弔不非時獨弔

雜記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注客始來主人位哭踊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奔喪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注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

陳澠曰已所知識之人死而往弔之時已在葬後必先哭於其家以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主人墓左西向賓北面向墓而踊同主人拾之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必於家於墓皆踊也

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敬弔臨賻贈睦友之道也

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曾子問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注為其苟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

哭不亦虛乎注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妄弔○疏君子行禮必使外內相副用外之物以飾內情故衰以飾哀痛之情若身有重服而弔他人則弔與服並虛也何者已有喪弔彼而哭哀彼則忘己本哀是已服為虛也若心存於己哀忘彼而哭彼則是於弔為虛也故曰不亦虛乎

吳澄曰練者一期之後羣立同羣而立也旅眾也旅行與眾而行也重喪雖已期猶且不與人並立並行恐與人相語而忘已哀親之情又豈可忘已親之哀而哭弔以哀他人之親乎

呂坤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此非孔子之言也為吾親而哭者吾不哭其親為吾而弔者吾不弔其人鄉鄰可也伯叔舅姑兄弟之喪是可已乎此非孔子之言也

檀弓曾子弔於負夏注衛地主人既祖填池注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為奠推柩而反之注反於載處榮降婦人而后行禮

徹馨之誤也奠徹謂徹遺奠設祖奠注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於賓於此婦人皆非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注且未定之辭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

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

進而無退注明反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注善子游

疏曾子弔於負夏氏正當主人祖祭之明日既徹祖奠之後設遺奠之時而來弔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遺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反之嚮北案既夕禮既祖而婦人降蓋既祖柩車南出階間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階間故婦人辟之升堂至明日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遣車之禮從曾子者意以為

疑故問之曾子既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錯失為之隱諱云祖是行之始未是實行且去住二者皆得既得且住何為不可以反宿明日乃去此不顧道理以捷給說於人也從者又疑遂問子游曾子聞子游之答是自知已說之非故善子游多猶勝也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出祖也

陸佃曰池殯坎也既祖則填之故曰主人既祖填池孔叢子曰埋柩謂之殯坎謂之池是也

胡銓曰池以竹為之衣以青布喪行之飾也填謂縣銅魚以實之謂將行也鄭改為莫徽未詳

吳澄曰多矣乎猶言其贅也祖者行之始柩既出而為行始矣豈可再入而反宿乎此禮之所無故為贅而謂之多矣乎也胡氏不改填池二字則填當讀為陟刃切填猶云安頓也謂已安頓棺飾之池而將行也但考之士禮填池在朝祖後階下載柩之時今二字在既祖之下則亦可疑未敢必以不改字為是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

弔注以其無服非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注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疏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

往哭故或人非之也若有服者雖絕亦往也

劉氏曰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二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適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必不然也凡經中言曾子失禮之事不可盡信此亦可見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

待于廟垂涕洟注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子游觀之曰

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注中禮之變○疏深衣是既祥之麻衣練冠謂未祥之練冠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舉動也中當於禮之變節也

陳澧曰將軍文子即彌牟也禮無弔人於除喪之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之弔者深衣吉凶可以通用小祥練服之冠不純吉亦不純凶廟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哭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子游善其處禮之變故曰其動也中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闈人為君在

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廡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闈

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闈人辟之涉內雷卿大夫

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節之道斯其

行者遠矣注闈人守門者脩容更莊飾也子貢先入闈人既不敢止以言下揖禮之也○疏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闈人拒之二人退而脩容闈人雖愚猶知

敬畏二子涉至內雷卿大夫皆巡辟位公於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君子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飾行之可長遠矣

美之云凡人盡其容飾行之可長遠矣

飾行之可長遠矣

飾行之可長遠矣

飾行之可長遠矣

飾行之可長遠矣

飾行之可長遠矣

陳祥道曰曾子于貢弔於季孫氏當其容之未修也闢人拒之而不內及其既修也闢人敬而辟之涉於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夫以闢人之患卿大夫之貴哀公之尊而容之所施猶足以動之況其不愚不貴不尊者乎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于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注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也惠伯慶父之孫之子名椒介副也郊滕之近郊懿伯

惠伯之叔父忌也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注行弔禮於野非無所辱命辭不受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注杞梁即杞殖

昭公二十年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注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家語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

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
恩賜之施不有竿也○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
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不荅他日又問孔子曰始死
則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孔子有母之喪
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
聞諸曰丘弗聞也聞之雖在衰經亦欲與往陽虎曰子
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

晏子春秋景公遊于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駟
驅之而因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
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
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
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不加於寡人而加於夫
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

禮統弔生曰唁弔死曰弔生謂之唁何非有哭泣之事
但嗟歎以言故謂之唁弔何弔者毒也致有恩厚禮無
服屬但致傷哀痛毒故謂之弔

莊子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
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
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
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有不斲言而
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
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之帝之懸解

列女傳魯黔婁先生之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隱門
而入立於堂下其妻出衣褐袍曾子弔之上堂見先
生尸坐牖下枕擊席藁緼袍無表覆以布被首足不

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

孟子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

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集注公行氏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

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

與驩言是簡驩也集注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

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

亦異乎集注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孔叢子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

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

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君乃止

符子陶朱富者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之朱公方

擁膝踴踞捧頭而笑鄰人曰聞有喪將唁子之哀朱

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鄰人之不通也

白虎通德論禮檀弓曰曾子有母之喪弔子張子張

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弔之可也○婦人不出境弔者

婦人無外事防淫泆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弔非

禮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禮妻為父母服夫

亦當服

乾學案雜記之文是言君之夫人歸耳非謂

君與夫人俱歸也白虎通之言別是一說採

之以備異聞

有不弔三何為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

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為不義故不弔也○臣子死君

往弔之何親與之其治民恩深義重厚欲躬見之故

禮雜記曰君弔臣主人待于門外見馬首不哭君至

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庭從哭
漢書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吁薰以香
白燒膏以明白消龔生竟天其天年非吾徒也
蔣詡遭父憂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與席不得止舊廬
於側作小菴往如舊也

東觀漢記祭遵病薨喪至河南詔遣百官皆以喪服上
車駕素服往弔望城門舉音遂哭而止哀慟復幸城門
遇喪車瞻望涕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
將軍故事

續漢書郭泰退身隱居教授徒眾甚盛喪母友人或千
里來弔之

謝承後漢書徐孺子不就諸公之辟及有喪者萬里赴
弔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縣絮漬酒中暴乾以裹

雞徑到所赴家遂以水漬縣使有酒氣以雞置前祭畢
便去

後漢書徐穉傳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
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
不告姓名

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其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備炙
雞置前醢酒畢雷謁則去不見喪主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

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
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
德以堪之

荀爽傳時人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爽引據大義
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

郭泰別傳賈淑林宗鄉人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
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弔之而鉅鹿孫咸直亦至咸直

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而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與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語林陳元方遭父喪形體骨立其母哀之以錦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錦被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日

後漢書禮儀志朝臣中二千石將軍卒使者弔祭○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經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經去杖不敢以戚凶服當尊者

通典劉表喪服云君來弔臣主人待君到脫頭經貫左臂去杖出門迎門外再拜乃還先入門東壁向君讓君於前聽進卽堂先哭乃止於廬外伏哭當先君止君起致辭子對而不言稽顙以荅之

後漢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于門外又拜送于門外大

夫弔不迎于門外今時縣令長弔主人待之當依國君來弔禮與依大夫來弔禮也又當去杖其至皆如故無可舍邪又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云何田瓊荅曰今之君與禮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令長宜依國君丞尉宜依大夫君於禮但見去杖戢杖其餘不見也今於君弔以首經貫臂遣人則不釋之而已

魏明帝弔陳羣詔曰司空今遭母憂當遣使者弔祭如故事尚書司馬孚奏尋故事自魏興無三公喪母弔祭輒訪韋誕王肅高堂隆秦靜等云漢太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祭送葬王肅議禮臣有父母之喪訃君弔之弔諸臣之母當從夫爵

王肅云禮有親喪而君來弔則免經貫左臂去杖迎拜于大門之外見馬首不哭先入門右庭中北面君升白

東階南面哭主人乃哭君出又拜送大門外又案禮三年之喪終服不弔期之喪既練而弔大功之喪既葬而弔

賀循喪服要記古之弔者皆因朝夕哭而入弔賓至主人即出中門外西面北上拜賓入門即位于堂下當陞西面賓即位哭哭止主拜之

王隱晉書何劭為司徒養子岐為嗣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今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強侮弱粲乃止也

鄧粲晉記阮籍能為青白眼禮法之士輒以白眼對之宗正嵇喜康之兄也問籍喪弔焉籍以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憚而退

裴楷別傳裴楷少知名而風情朗悟初陳留喪弱冠往弔籍乃離喪位神志晏然至乃縱情嘯咏旁若無人楷不為改容行止自若遂便率情獨哭哭畢而退威容舉動無異

晉中興書周嵩兄顛既被害王敦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之人為天下人所殺復何弔敦甚銜之

世說新語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字勳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謝公部下吏不聽前曰官

平生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
末婢手而退未婢謝珍小字安少子

通典宋崔凱云有弔賓主人迎卽位中門外西面北上
眾賓東面者北上門西北面者東上主人拜賓旁三拜
眾賓不答拜主人入卽堂下朝夕哭位眾隨入如外位
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主人哭弔者皆哭退出主人拜
中門外自初弔辭至主人前曰聞君有某之喪如何不
淑傷辭詣喪前曰子遭離之如何不淑此各主於其所
知也若有知生又知死者傷而且弔也又曰同僚賓客
相弔者因主人朝夕哭而往弔也又曰凡賓客來弔孝
凡言孝者即喪主也皆當位東階下西面不得廬中長吏自弔其人
左貫首經出迎還入門君至門謝孝還位乃從命還位
若不謝遣者君向柩哭則孝當伏孝當後哭先止所以

不使君甚哀也哭訖君遣還位乃從命還位則哭不得
入廬也哭位在東階下辭去孝子哭止君先出孝後出
於門外見馬而拜訖哭而還也若有命止令勿出亦便
隨從命也羸可使人自扶若病不能者君至自杖而已
○樂亮問徐廣曰君弔之儀雖在於禮未審皇子之弔
受弔爲當迎送及拜以不當於廬室主當別施位邪若
別施位者應在何處卽位爲應立應坐君弔雖已葬主
人必免此禮已廢並未詳既小祥重服已除正當卽以
練冠功衰受弔邪徐廣答曰皇子之儀揖而不拜然猶
應以練冠功衰迎立于戶側皇子向戶揖訖伏廬室而
哭及皇子前執手時乃可長跪受之去入室還至戶更
哭

開元禮賓至掌次者引之次賓著素服相者入告內外

衰服相者引主人以下立哭于阼階下婦人升哭于殯
西相者引賓入立于庭北面西上為首者一人進當主
人東面立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為首者復北
面位弔者俱哭十餘聲相者引出少頃相者引主人以
下各還次○敕使弔使者公服入立于寢門外之西東
面相者入告主人素冠降自西階迎于寢門外見賓不
哭先人立于門右北面內外皆止哭開帷帷堂之帷事畢則下之使者
入升立西階東面進主人於階下北面使者稱有敕主
人再拜使者宣敕云某封位無封者稱姓位四品五品云某封喪餘同情以惻
然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稽顙內外皆哭使者出主人拜
送於大門外親故為使弔者既出易服入向戶立哭十
數聲止降出主人唯敕使出升降自西階主人升降自西階者親始死未忍當
位主○州縣官長弔若刺史哭其所部主人設席于柩東

西向刺史素服將到相者引主人去杖立于門內之右
北面刺史入升自東階卽座西向坐哭主人升就位哭
刺史哭盡哀將起主人降復階下位刺史降出主人拜
送於大門外杖哭而入○刺史遣使弔若刺史遣使者
至掌次者引就次內外俱衰服主人以下就階下位婦
人入就堂上位內外俱哭使者素服執書相者引入門
而左立于階間東面使者致辭主人拜稽顙相者引主
人進詣使者前西面受書退復位左右進受書主人拜
送于位相者引使者出使者若自入弔哭如常儀客出
少頃內外止哭各就次

朱子語類開元禮有刺史弔吏民之禮略如古者國
君弔臣禮本朝刪去此條

乾學案今世士大夫遭喪地方長吏無有不

弔者主人之待之也亦與他賓客無甚異此
 舉世所通行不足為重惟唐時以刺史而弔
 吏民斯為異事爾然安知所謂吏民者非即
 縉紳之士乎蓋古人稱守令為君凡縉紳在
 其封內者皆為治民故開元禮總名之為吏
 民爾若夫田瓊之說待令長以國君之禮待
 丞尉以大夫之禮此在爾時則可若欲施之
 於今日不已過乎

政和禮品官儀弔者至掌事者引之次素服若主人未成服弔者不變服
 贊者入告內外衰服贊者引主人以下立哭于東階下
 婦人升哭于殯西弔者入立于庭北面西上為首者進
 當主人前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為首者復位
 弔者俱哭十餘聲乃出少頃主人以下各還次

庶人儀弔者至掌事者引之次素服若主人未成服弔者不變服贊者入
 告引主人以下立哭于東階下婦人升哭于殯西弔者
 入立于庭北面西上為首者進當主人前云如何不淑
 主人哭再拜稽顙為首者復位弔者俱哭十餘聲乃出
 少頃主人以下各還次

司馬氏書儀凡弔人者必易去華盛之服喪大記小斂奠甲者襲裘加武帶經者襲裘加武帶經
與主人拾踊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子游弔人襲裘帶經而入古者弔服有經唐
人猶著白衫今人無弔服故但易去華盛之服亦不當著公服若入醑則須具公
服也作名紙右卷之繫以線題其陰面凡名紙吉者左卷之題陽
在右曰某郡姓名慰同州之人則但云同郡皆不著官職
 先使人通之主人未成服則護喪為之出見賓曰竊聞
 某人薨沒尊官則云薨沒或云捐館卑官則云傾逝少年則云天沒後書做此如何不淑因再拜護
 喪荅拜曰孤某遭此凶禍蒙慰問若有賻禮則并言之以未成服不
 敢出見不勝哀感使某拜又再拜此為子孫被髮徒跣者不出其餘皆出喪大記曰未小斂大夫

為君命士為大夫出主人賓荅拜自餘如常儀○凡弔人者必

升降未敢由階階禮也有感容曲禮臨喪不笑入臨不翔檀弓曰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孔子於是日

哭則不歌又食於喪者之側未常飽也若在喪者家談笑諧謔豈弔人

之道若賓與亡者為執友則入酌婦人非親戚及與其子為執友嘗升堂拜母者則不入酌名

紙既通喪家於靈座前炷香澆茶斟酒設席褥家人皆

哭若主人未成服則護喪出延賓曰孤某須矣賓入至

靈前哭盡哀古禮弔人無不哭者世俗皆以無涕為偽哭故恥之弔酌多不

涕亦鮮矣若知生而不知死勿哭可也若親戚朋友死安可以不哭哉乃焚香再拜跪酌茶酒俛伏

興再拜主人被髮徒跣披上衽自拋左哭而出賓東向

弔主人西向稽顙再拜秦穆公弔公子重耳稽顙不拜以未為後是故

賓荅拜主人興進謝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蒙賜沃

酌不勝哀感又再拜賓荅拜賓主相向哭盡哀賓先止

寬釋主人曰脩短有命痛毒奈何望抑損孝思俯從禮

制主人官尊則云伏望揖而出主人不送哭而反護喪為之送賓若

主人已成服則自出受弔畢若賓請入酌則主人命炷

香斟茶酒于靈座前家人皆哭主人揖賓遂導賓哭而

入賓亦哭而人至靈座前主人立于賓東北向立哭賓

酌如上儀酌畢主人西向謝賓曰已辱臨弔重煩沃酌

不勝哀感稽顙再拜賓荅拜相向哭寬釋如上儀賓出

主人送至聽事如常儀自有三年之喪則不出弔人為其

之親忘已期喪十一月已後可以出弔如有服而將往哭

之親故也之則服其服而往謂有服之親死而往哭之非弔也服其服謂新死者之

非兄弟雖鄰不往若執友死雖齊衰亦可以往哭曾子之哭子張是也○凡弔及送喪葬者必助其

喪事而勿擾也助謂問其所乏分導營辦貧者為之執縛負土之類擾謂受其飲食財貨

朱子家禮凡弔皆素服幘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為之

問今弔人用橫烏此禮如何朱子曰此是玄冠以弔

正與孔子所謂羔裘玄冠不以弔者相反

禮記卷之六

三

邱濬曰各隨其所當服之衣而用縞素者案本注嘆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為之今制唯國恤用布裏紗絹其餘則不許有冠者衣可變而冠不可變若無冠者用素巾可也

儀節 弔者至護喪先入白主人以 **就位** 弔者至向舉哀 **哀止** 弔者至護喪先入白主人以

詣靈座前 **上香**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弔者拜畢主人持杖哭出西

賓弔主人曰不意凶變 某親某官如何不 **鞠躬拜興拜**

興平身 弔者拜主人答拜尊長來弔不拜主人致辭曰某 **蒙賜慰問**

不勝哀感稽顙拜興拜興平身 主人拜弔 **禮畢** 弔者退主人

喪代送出或少延待一茶案家禮未小斂前已有親厚者入哭條患既從為儀節矣而又為此者蓋未成服以前來弔者用前儀成服以後來弔者用此儀有祭奠用

下儀

朱子弔說 **凡弔禮聞其初喪未易服則率同志者深**

衣而往哭弔之 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

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 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

頭素襴衫素帶 皆以白生 **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 死者是

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贈禮用錢帛眾議其數如慶禮及

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 賵如贈禮或以酒

卒哭大祥小祥皆常服弔之 喪家不可具酒食

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 所知之喪遠不能

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弔服拜哭而送之 惟至親篤 **過**

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宋名臣言行錄 **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兩省**

欲往奠司馬光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

賀赦才了卻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日子於是日哭則

不歌不言歌則不哭今賀赦了卻往弔喪於禮無害

軾遂以鄙語戲頤眾皆大笑結怒之端蓋自此始

呂大鈞弔說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

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如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

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為之致力焉始

則致舍礎以周其急三日則具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贈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贈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辭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玄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廢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為禭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為贈與購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庶幾其可也

朱子語類問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如未有吉日獨不當弔乎朱子答曰無不弔之禮○問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施於有服之親及情分之厚者則當若泛常之弔只當於行弔之時不飲酒食肉如何朱子答曰有服則不但弔日

不飲酒食肉矣其他則隨情分之厚薄可也

明會典品官儀始死訃告於親戚僚友弔者至執友親厚之人則入哭臨尸盡哀出拜靈座上香再拜遂弔喪主相持哭盡哀喪主以下哭對無辭凡弔者奠賻皆有狀先具刺通名喪主炷火然燭布席皆哭以俟護喪者出近賓賓入至聽事進揖曰竊聞某人傾背不勝驚惶敢請入酌并申慰禮護喪者引賓入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跪酌祭酒俯伏興護喪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畢興賓主皆哭盡哀賓再拜喪主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答拜進曰不意凶變某親某官奄忽傾背伏惟哀慕何以堪處喪主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酌并賜臨慰不勝哀感又再拜賓答拜又相向哭盡哀賓寬譬喪主曰脩短有數痛

毒奈何願抑孝思俯從禮制乃揖而出喪主哭而入護喪者送至聽事茶湯而退喪主以下止哭亡者官尊即云莫逝稍尊即云捐館生者

官尊則云奄弁榮養

庶人禮凡來弔者必素服奠用香茶燭酒果賻用錢帛先具刺通名乃入喪主哭以俟護喪出迎賓賓入至廳事進揖曰竊聞某人傾背不勝驚怛敢請入酌并申慰禮護喪引客人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跪酌茶酒俛伏興護喪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畢興賓主皆哭盡哀賓再拜喪主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答拜進曰不意凶變某親奄弁色養伏惟哀慕何以堪處喪主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酌并賜臨慰不勝哀感又再拜賓答拜又相向哭盡哀賓寬譬喪主曰脩短有數痛毒奈何願抑孝思俯從禮

制乃揖而出喪主哭而入護喪者送至廳事茶湯而退喪主以下止哭

賀欽醫問集門生有居喪而外父死護往弔之或曰禮三年之喪不弔先生日此非尋常弔者此乃重喪未除而遭輕喪服其服而往哭之禮也呂坤四禮疑哀以衣掩口也弔以巾承口也凡臨喪為死無不哀者為生無不弔者傷不傷惟其情○主不相見者死不相弔執友之妻之母入弔可乎禮遠別情近親君子甯處於疎○濫公有入弔執友之妻之母之文然必生時數相見情相關又年各長老入弔可也若無親親之情只宜拜於門外蓋遠別之禮生死不可廢弔又曰三不弔非人情也三族五服之親是可已乎禮畏壓溺皆不弔甚遠於人情又曰三不弔非人情也三族五服之親是可已乎禮畏壓溺之喪非五服不入奠奠於戶外拜階下非卑賤也男女之別死無二

乾學案古之弔禮不一有因凶災而弔者宋遭大水魯使弔之廢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是也有因疾病而弔者子夏喪明曾子弔之是也有因失國而弔者魯昭出疆齊人來唁是也諸不在喪禮中茲皆不入

采董祥讀禮紀略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今雖不能從古亦須於禮無悖如弔帖稱於生者奠帖稱

於死者人能知之問有弔帖亦稱於死者謂莫則必不可稱於生乃至男子稱
名以奠婦人此豈禮哉案禮男女不通問謂人之喪有子性饋奠之禮而無朋
友拜饗之體若果同學世誼或可拜奠其母奠帖稱於其夫死從子稱於其
子書奉奠某母某某入靈几如是則弔必以生而奠則男女異稱也古人莫不
為文告辭不過申其饋獻稱致奠不稱致祭未葬曰奠既葬曰祭世俗未葬而
用文以奠書致祭稱祭文及稱奠文者俱謬晦菴公曰未葬時奠而不祭處始
用祭既有文則是祭而非奠斷不可行至於朋友之妻決無奠拜之禮弔其夫
或以其死而忽諸也夫禮嚴內外男女有別瞻其像而拜之合其夫之友而共饗之
拱而受賓朋之跪拜非禮也况婦人之像乃可縣之於外以示羣賓那致奠者
固為失禮縣像以受之用贊以呼之對諸賓
朋而進饗之甯有是哉靈其有知能無憾乎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八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八補遺

弔禮

晉書王祥傳祥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戚故吏而
已門無雜弔之賓

孫晷傳晷未及大斂有一老父緼袍草屨不通姓名徑
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於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
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
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張師正倦遊雜錄陳州人博學不循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於莆田
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
行此禮於是烏巾闊袴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據地膝行號慟
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李邁書匍匐圖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九

饗饗禮奪禭棘墜表齋嘉嘉大禮與總副總裁總裁乾學
喪儀節二十二

臨禮

周禮春官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王哭諸侯亦如
之注哭諸侯者為薨於國為位而哭之

胡安國曰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總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

乾學案天子為諸侯總衰非總麻也

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

注天子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為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紵字也時人閒有弁經因云之爾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總衰使有司哭之非也衰威之事不可虛○疏諸侯薨在本國天子遙哭之不親見尸柩不服總衰弔而服爵弁紵衣紵衣絲衣也則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也

方慈曰爵弁則其色如爵
紵衣音綱則以其色如之
胡銓曰有司哭之非也惡
夫涕之無從況使人乎

雜記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
 某相執紼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
 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
 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
 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
 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
 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
 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
 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
 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注上客弔者也臨視也
給助之謙也其實為哭爾臨者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賓三辭而稱使臣為恭也
 為恭者將從其命孤降自阼階拜之拜客謝其厚意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
 疏此明中舍祔贈既畢上客行臨哭之禮使一介老某相執紼者某者上客名也
 相助也謙言助主人執其葬紼其實為哭而來爾一介者言已唯有一人為介謙
 辭爾其實介數各下其客二等臨者不敢自同賓故入門右從臣位也宗人納賓
 升受命于君者主國宗人掌禮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爾君降曰請

復位者宗人下阼階請客復門西客位也反命者反此客之辭命於嗣君也曰孤
 敢固辭者是宗人受嗣君之命以告客前文云孤某此直云孤不云某者客是使
 臣不復稱名也前四禮客皆在門西此臨在門東者
 前是奉君命而行此是私禮若聘禮私親故在門東
 陸佃曰臨應親至故其辭如此據寡君使某弔使某弔使某弔不云不
 得承事其遣上客亦以此則稱上介亞於此致若陳乘黃大路於中庭蓋亦重
 禮也言執紼容外客臨有葬而至者也不及斂不及事矣禮不及殯不及事
 矣不及事既葬與踰年而後至也公羊傳曰君薨稱子某既葬稱
 子踰年稱公其曰孤降自阼階則子踰年可知孤不名亦以此

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
 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注桃鬼所惡茢毒可掃
 不祥為有凶邪之氣也生
 人則無凶邪○疏此論君臨臣喪之禮君謂天子往臨臣喪則以巫祝桃茢執
 又使小臣執戈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桃茢之事故云異於生也案喪
 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
 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無文明與大
 斂同也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則去桃茢可知也喪大記雜記諸侯禮明天子亦
 然此經所云謂天子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亦謂未
 襲以前若已襲之後亦去之與天子同是天子未襲之前臨臣之喪巫祝桃茢
 執戈三者并具諸侯臨臣之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若既襲之後斂
 殯以來天子與諸侯同也人之喪也
 有死敬之道人之所惡故難言也

劉敞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為君
 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執

輕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異而
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
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生也教
之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為背死而忘生則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
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君亡猶存矣則夫桃菊胡
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故亦周未之記也昔者仲
尼之畜狗死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做帷不棄為埋馬也做蓋不棄為埋狗也
而丘也貧無蓋也亦子之席馬夫不以賤而棄之為勞也夫不以死欺之為
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況於君臣乎
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菊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

曲禮臨喪則必有哀色

陳祥道曰情者色之實色者情之文情之得失存乎內
則色之得失見於外臨喪必有哀色則哀之情可知
呂大臨曰色必稱其服情必稱其
色內外相顧所謂不失色於人

臨喪不笑

呂大臨曰臨
喪非笑所也

入臨不翔

疏入臨人之喪
不得趨翔為容

哭日不歌

疏哭日謂
弔人日也

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集注哭謂弔哭一日之內
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子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疏親臨死喪當致其
哀不哀則失於和易

奔喪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

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注此因五服間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
者也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
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則不
為位矣○疏此明無服之親間喪所哭之處案檀弓云師哭諸寢與此異者熊
氏云檀弓殷禮此周法也此哭父黨於廟而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
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異代禮也此母黨在寢逸奔喪禮母黨在廟者皇
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慈
母繼母之黨未知孰是故兩存之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則哭之寢
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
為師同故哭之廟義亦通也

喪服小記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注變於有親者
也門外寢門外

檀弓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

注以其
正也子為主袒

免哭踊注親者夫人門右注北面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

則入哭注狎相父在哭於妻之室注不以私非為父後者哭

諸異室疏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

弔拜賓也祖免哭踊者冠尊不居肉袒之上必先去冠而加免故凡哭哀則踊踊

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子既為主位在東階之下西嚮父入門右近南

而北嚮哭也鄭注知此北面者鄭推子既為主在階下西嚮父不為主若又西

嚮便似二主故入門右而北面示辟為主之處也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

弔故使人出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事明為主在不關己也若弔人與此

亡者曾經相識狎習當進入其哭也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而哭

之亦子為主使人立于門外也案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此哭於適室及異室者

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總皆曰寢此云子為主袒免哭踊則夫入門右亦

哭踊故知其上文申祥之哭言思婦人

倡踊故知夫入門右亦踊但文不備爾

有殯間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注無側室者故內則云庶人無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注近南者同國則往哭之注喪無外事○疏此哭於門內之右謂

南為之變位以其尋常為主當在階階東西面今稱門內之右故知近南為之變

位也必變之者以哭於大門內之右既非常哭之處故繼門而近於南也鄭云近

南則由西面但近南兩必知西面者案士喪禮朝夕哭眾主人眾兄弟繼婦人南

皆西面明此哭兄弟亦西面也所以同國則往哭異國則否者以其已喪喪殯不

得嚮他國故鄭

云喪無外事

方慙曰哭于側室者欲其遠殯宮也哭于門內之右者

不居主位示為之變也同國往哭之者以其不遠故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注喪中庭也與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

注為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注使者自衛來赴使者曰醢之矣

注時衛世子刺饋奠輒而立子路遂命覆醢注覆棄之不忍食○疏師哭諸

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眾

師同親之若其不親當

哭於寢門外與朋友同

王安石曰孔子哭子路與哭師同或者

哭弟子之禮當如師猶服之有報乎

陳祥道曰哭於中庭視之猶子也有人弔焉而夫子拜之

自視猶父也遂命覆醢者非特不忍食之又不忍見之也

陸佃曰哭以師

友之間進之也

吳澄曰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外中庭在寢

之外寢門外之內故陸氏謂之師友之間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注赴告也凡有舊孔子曰吾惡乎哭

諸注以其交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注

疏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注

也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注已猶夫由賜也見我吾

重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哭諸賜氏注本於恩哭於子貢寢門之外遂命子貢為之主注明恩所由曰為爾哭

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注異於正主○疏兄弟親父友疏必哭諸廟及廟門

外者兄弟是先祖子孫則哭之於廟此殷禮周則哭於寢故雜記云有殯問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若無殯當哭諸正寢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非先親之親故在門外也師友為重所知為輕所以哭師於寢寢是己之所居師又成就於已故哭之在正寢此謂殷禮若周禮則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故鄭答趙商之問亦以為然孫炎云奔喪師哭諸廟門外是周禮也依禮而哭謂野若不依此禮則不可故下云惡野哭者以違禮為野哭也

陳祥道曰為子貢而來知死者也為伯高而來知死者也知生者弔而不傷則來者禮也故拜之知死者傷而不弔則來者非禮也故勿拜之哭於賜氏義也

教子貢之拜不拜禮也

陸佃曰禮哭師於廟門外而孔子曰師吾哭諸寢至是師少隆矣蓋君不知所以教而後師之報禮重故子貢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然則心喪三年記孔子以後

徐師曾曰兄弟出於祖內親也故哭諸廟父友聯於父外親也故哭諸廟門外師以成德其親視父故哭諸寢友以輔仁其親視兄弟故哭諸寢門之外皆重之也泛交之人不及朋友故哭諸野疏之也此常禮也今伯高於我過於所知而不及師友於野則太疏於寢則太重此常禮所無要當以義起爾故因其由賜而見遂哭諸賜氏且使為之主明恩之所由也既而又教以拜貢之禮為子貢而來則弔生之情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情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爾聖人酌哭泣之位審拜賓之禮其慎如此所以為禮義之宗主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

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

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

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

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

氏注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恆之孫名伯方慤曰生既畏之不敢不與之交死亦畏之不敢不為之哭矣哭諸縣氏以其禮所由起與哭伯高於賜氏同義

游桂曰春秋時先王之禮頌餽錯亂甚矣魯悼公之喪孟敬子食食此人臣而禮損於君者也繆公之於莊子此人君而加禮於臣者也行道者以政正人之情因情以制當行之禮苟惟不然政亂而時弊時弊而情佚情佚而禮變矣

徐師曾曰哭諸縣氏以禮自縣子而起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

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

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

言部卷之三

五

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注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子罕

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救猶助也微猶非也○疏介夫匹庶之賤人子罕是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悅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

陳祥道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段熲裏一人之瘡而西羌頓平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悅其可何隙抵巇而伐之哉覘者所知微矣

葉夢得曰介夫至賤子罕一哭之哀而晉國視之不敢伐聖如孔子以為天下莫能當之故曰治國不敢侮鰥寡而況於士民乎

左傳成公二年九月衛穆公卒晉二子注御克自役弔焉

哭於大門之外注師還過衛故因弔之衛人逆之注逆於門外設喪位婦人

哭於門內注喪位婦人哭於堂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注至葬行此禮○疏

哭於大門之外謂大門外之西東面衛人逆之謂大門外之東西面各從賓主之位婦人哭於門內謂門內之西東面以堂上在西東面故也至於二子之去衛人送之其位亦如之自此有鄰國弔者常行此禮而至於葬沈氏云雜記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主人升堂西面弔者自西階東面致命此臣奉君命行弔之禮今二子師行經衛竟不敢成禮故於大門之外喪大記云君之喪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

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注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魯立其廟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注於城外同姓於宗廟注所出同

宗於祖廟注始封君之所同族於禰廟注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

臨於周廟注諸姬同姓國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注即祖廟也六

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

漢書賈山傳上書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

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

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

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

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

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

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

霍光傳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大中大夫任宣與

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

後漢書祭遵傳遵卒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

六

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曰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以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

李通傳通卒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

姚期傳期卒帝親臨襚斂

鄧晨傳晨卒乘輿與中宮親臨送葬

卓茂傳茂卒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

趙熹傳熹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

牟融傳融卒車駕親臨其喪

鄧彪傳彪卒天子親臨弔焉

馮勤傳勤卒帝悼惜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秘器賻贈有加焉

伏湛傳湛卒賜秘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

侯霸傳霸卒帝深悼惜之親自臨弔

張禹傳禹卒使者弔祭

趙典傳典病卒使者弔祠

梁商傳商薨帝親臨其喪及葬贈輕車介士中宮親送

帝幸宣陽亭瞻望車騎

杜林傳林卒帝親自臨喪送葬

馬廖傳廖卒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賙賻使者弔祭王

主會喪

桓榮傳顯宗永平中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

塋於首山之陽

通典魏大司馬曹真薨王肅為舉哀表云在禮大臣之喪天子臨弔諸侯之薨又庭哭焉同姓之臣崇於異姓自秦逮漢多闕不修暨光武頗臻其禮於是羣臣莫不競勸博士范升上疏稱揚以為美可依舊禮為位而哭之敦睦宗族於是帝幸城東張帷帳而哭之及鍾太傅薨又臨弔焉

晉書鄭冲薨帝於朝堂發哀

羊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

王沈薨帝素服舉哀

賀循卒帝素服舉哀哭之慟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甚哀

職官分記晉尙書令拜授皆策命薨則於廟堂發哀

晉書載記後秦姚興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

梁書天監二年沈約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

十八年武帝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左將軍馮道根訃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幸其宅哭之慟

魏書盧魯元卒太武帝三臨之

渭州刺史昌國伯雷紹卒還葬長安武帝素服臨弔

明帝時長孫澄卒自初喪至葬帝三臨之宇文容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乖典禮

周書太師李弼薨明帝三臨其喪

唐書禮志君臨臣喪則設大次於其門西設素柩榻於堂上皇帝小駕鹵簿乘四望車警蹕鼓吹備而不作皇帝至大次易素服從官皆易服侍臣則不皇帝出次喪主人免經釋杖哭門外望見乘輿止哭而再拜先入門右西向皇帝至堂升自阼階即哭位巫祝各一人先升巫執桃立於東南祝執芻立於西南戈者四人先後隨升喪主人入庭再拜勅引乃升立戶內之東西向皇帝出喪主人門外拜送皇帝變服於次乃還廬文武常服皇帝升車鼓吹不作而入

唐書魏徵傳徵薨帝臨哭爲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將葬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

高士廉傳士廉卒帝欲臨弔房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

即從數百騎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不臨喪帝猶不許無忌至流涕乃還入東苑南向哭喪出橫橋又登城西北樓望哭

張公謹傳公謹卒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曰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

王珪傳珪卒帝素服哭別次

崔敦禮傳敦禮卒高祖爲舉哀東雲龍門

李大亮傳大亮卒太宗爲之舉哀於別殿

郭孝恪傳孝恪討龜茲中流矢卒太宗責孝恪斥候不明至顛覆奪其官後愍死戰更爲舉哀

郝處俊傳處俊卒帝哀歎其忠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

泉男生傳男生卒帝爲舉哀喪至都詔五品以上官哭

之

蘇瓌傳瓌卒皇太子別次舉哀

蘇頲傳頲卒帝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

太常因革禮禮院例冊乾德四年九月皇舅右衛大將軍杜審瓊卒中書門下召禮官訪皇帝臨喪故事禮院言案開元禮臨喪所司備小駕鹵簿儀仗鼓吹前導未出宮前備奏嚴及侍中奏中殿外辦百官皆素服陪位皇帝自內乘輿門下侍郎奏請降輿于牛將軍四人執戈出一人執桃一人執芻又周顯德二年樞密使郭仁誨薨其日周世宗車駕幸其私第贊禮者引喪主哭於大門內望見乘輿止哭再拜引喪主立於庭皇帝至幕殿改服素服就臨升殿南向喪主內外再拜皇帝哭十五舉音喪主內外皆哭皇帝詣祭所三奠酒喪主以下

再拜皇帝退止哭從官進名奉慰皇帝改常服還內及五年王朴薨世宗臨喪更不具儀今來皇舅杜審瓊之喪亦乞不用小駕鹵簿儀仗等物只依王朴例施行詔可

宋史建隆四年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釗卒太祖素服發哀其後趙普薨太宗亦如之景德四年李沆薨禮官言舉哀品秩雖載禮典伏緣國朝惟趙普曹彬曾行茲禮今望裁自聖恩詔特擇日舉哀自後宰臣薨皆用此禮

太常因革禮大中祥符三年四月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駙馬都尉石保吉薨車駕欲即日臨喪有司言乙卯饗太廟已在致齋中請俟祀畢乃往詔可六月翰林侍講學士禮部尚書兼秘書監郭贄卒詔曰贄逮事先

朝歷升顯位初序齒胄實賴師模逮夫纂承益隆委遇
經筵書府方任老成遽以訃聞倍深惋歎追懷舊德宜
越常鈞朕今親臨以申軫悼仍勅所司不得爲例○天
聖喪葬令皇帝臨臣之喪一品服錫衰三品以上總衰
四品以下疑衰皇太子臨弔三師三少則錫衰宮臣四
品以上總麻衰五品以下疑衰

宋史太平興國元年薛居正卒太宗親臨居正妻拜於
喪所

邢昺傳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加
於邢昺與郭贄者以恩舊故也

李沆傳沆薨真宗再往臨哭之慟

程大昌演繁露石熙載爲樞密使乞解政除右僕射
太平興國九年薨太宗卽往臨其喪近世執政旣罷

而卒車駕臨視自公始

楊礪傳礪爲樞密副使卒官真宗軫悼卽冒雨臨其喪
礪僦舍委巷中乘輿不能進步至其地嗟憫久之廢朝

贈兵部尚書

天禧元年大尉王旦薨時季秋大亨明堂其日發哀真
宗疑之禮官言初事在質明之前成服於旣祠之後於
禮無嫌詔可

仁皇訓典太傅致仕張士遜卒幸其第臨奠翌日上顧
謂輔臣曰昨日左右有言庚戌是朕本命日不宜臨喪
朕以師臣之舊何所避也文彥博進曰陛下過於唐太
宗辰日哭張公謹違矣

宋史元祐元年王安石薨在神宗大祥之內司馬光薨
亦在諒闇中皆不舉哀成服

高宗於劉光世張俊秦檜之喪皆為臨奠然後設幄舉哀成服

宋史禮志車駕臨奠太常新禮宰相樞密宣徽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駙馬都尉薨皆臨幸奠酌及發引乘輿或再往咸平二年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楊礪卒即日冒雨臨其喪大中祥符元年殿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李繼和卒真宗將臨其喪以問宰臣對曰繼和以品秩實無此禮陛下敦序外族先朝亦嘗臨杜審瓊之喪於禮無嫌帝然之即日幸其第康定二年右正言知制誥吳育奏臣竊見車駕每有臨奠臣寮宗戚之家皆即時出幸道路不戒羽衛不全從官奔馳眾目驚異萬乘法駕豈慎重之意乎雖震悼方切於皇慈而舉動貴合乎經禮臣竊詳通禮舊儀蓋俟喪家成服然後臨奠於事不

迫在禮亦宜臣愚欲乞今後車駕如有臨奠去處乞俟本家既斂成服然後出幸則恩意容典詳而得中警蹕羽儀備之有素事下禮官議遭喪之家有出殯日乃成服者恐至時難行臨奠請自今聖駕臨奠臣寮宗戚之家若奏訃在交未前即傳宣閣門只於當日令所屬候儀衛備奏請車駕出幸若奏訃在交未後即次日臨奠庶使羽衛整肅於事為宜詔可其儀乘輿自內出千牛將軍四人執戈一人執桃一人執芻前導車駕將至所幸之第贊禮者引喪主哭于大門內望見乘輿止哭再拜立於庭皇帝至幕殿改素服就臨喪主內外再拜皇帝哭十五舉音喪主內外皆哭皇帝詣祭所三奠酒喪主已下再拜皇帝退止哭從官進名奉慰皇帝改常服還內

朱彧可談故事宰相薨駕幸澆奠褰帷見尸則所陳尚方金器盡賜其家不舉帷則收去宰相吳充元豐間薨於私第上幸焉夫人李氏徒跣下堂叩頭曰吳充貧二子官六品乞依兩制例持喪仍支俸詔許之然倉卒白事不及褰帷駕輿諸司斂器皿而去計其所直與二子特支俸頗相當因謂官物不可妄得如此

朱子語類本朝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哀臨溫公事曰溫公固是如此至於嘗為執政已告老而死祖宗亦必為之親臨罷樂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大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愀然此是渡江後君臣之勢一向懸絕無相親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可為緣是親愛一

體爾

顧璘息齋存藁張翊上元人弘治甲子舉人嘗采宋史臨奠大臣之禮為一編曰臨奠錄示大臣宜厚也遼史重熙十二年蕭孝忠薨帝素服哭臨赦死囚數人為孝忠薦福葬日親臨賜官戶守冢

金史貞元三年太傅大臯薨親臨哭之命有司廢務○大定六年僕散忠義薨上親臨哭之慟輟朝奠祭賻銀千五百兩重綵絹各五十世宗將幸西京復臨奠命參知政事唐括安禮護喪事凡葬祭從優厚官為給之○十二年紇石烈志甯薨上輟朝臨其喪行哭而入哀動左右將葬上致祭見陳甲柩前復慟哭之賻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葬事祠堂皆從官給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年冬十月鄂國公常遇春訃至上

言所遺者三
三
悲悼罷朝即命禮部議天子為大臣發哀禮禮官言周制王哭諸侯大宗伯為上相檀弓天子之哭諸侯爵弁紵衣自周以降天子為諸王大臣皆有舉哀之禮漢東海恭王薨明帝幸津門亭發哀晉長樂公主扶風王亮薨武帝並舉哀三日唐永安王孝基薨高祖為之發哀宋汝南郡王晉王夫人符氏薨天子皆為之素服舉哀此為諸王妃主而舉哀也魏司馬真薨帝幸城東張帳而哭之唐太子右衛率李大亮卒太宗為之舉哀樂安郡公惟正薨仁宗素服發哀於後苑此為大臣宗戚而舉哀也今請用宋太宗為韓王趙普舉哀故事制可

其義注與集禮文同

十八年二月太傅魏國公徐達卒帝袒跣奔達寢撫尸而慟

衛國公鄧愈卒于壽春帝哭之慟輟朝三日喪車至三山帝親出臨奠之

乾學案禮有君視大斂之儀記詳君弔大夫士之節後世君臣勢分日隔其或奏訃而舉哀或臨弔或賜賻或送葬皆為殊典因統載於臨喪之條

開元禮若有親故哭殯者內外俱升就殯堂位尊者坐若賓敬體以上賓初入則起賓坐亦坐賓起亦起內外俱哭相者引賓入升堂立于殯東西面南上尊者坐俱哭盡哀尊者起相者引出卑者再拜訖乃就主人前稍南東面執慰相者引以次出者賓拜訖主哭盡哀或就孝子撫哭盡哀而出政和禮品官喪儀若哭殯內外俱升就殯堂尊者坐若內外俱哭贊者引弔者入升堂立于殯東敬體賓初入門起賓坐亦坐賓起亦起

西向南上尊者坐哭盡哀乃出卑者再拜訖乃就主人前慰訖贊者引以次出恩深者贊拜訖入哭盡哀少頃還次如初賓客以弔而重來者

主人哭而見其去也又哭之未葬必備衰經而後見

庶人喪儀哭殯俱升就殯堂哭尊者坐若賓敵體以上賓初入則起賓坐亦坐賓起亦

贊者引親賓入升堂立于殯東西向南上尊者坐哭

盡哀乃出卑者再拜訖乃就主人前慰訖贊者引以次

出少頃還次如初

奠禮

許慎說文奠置祭也

劉熙釋名喪祭曰奠奠停也言停久也亦言樸奠合

體用之也

朱子家禮奠用香茶燭酒果有狀或用食物即別為文也賻用錢帛有狀惟

具刺通名賓主皆有官則具門狀否則名紙題其陰面先使人通之與禮物俱入入哭奠訖乃弔而

退既通名喪家灶火然燭布席皆哭以俟護喪出迎賓賓入至聽事進揖曰竊聞

焚香祝酌茶酒俯伏與護喪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畢與賓主皆

某官奄忽傾背伏惟哀慕何以堪處主人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賻

并賜臨慰不勝哀感又再拜賓答拜又相向哭盡哀賓先止賓慰主人曰修短有

數痛毒奈何願抑孝思俯從禮制乃揖而出主人哭而入護喪送至聽事茶湯而

退主人以下止哭○若亡者官尊即云薨逝少尊即云捐館生者官尊則云奄棄

榮養存亡俱無官即云色養若尊長拜賓禮亦同此唯其辭各如厥狀之式

儀節既通名主人姓香然燭布席各具服就位哭以序立獨祭則舉哀

哀止侯護喪出迎賓祝至進揖訖引至靈座前立定詣靈座前若是眾賓

人獨詣焚香尊長者則酌酒執事者跪奉盞與賓奠酒執事接盞

讀祭文祝跪於賓舉哀俯伏興平身若不跪不復位鞠躬

拜興拜興平身之右讀訖焚祭文若不跪不禮畢案曲禮凡非弔

慰謝儀行禮畢主人主人稽顙拜興拜興賓亦哭賓慰主人

不答拜者則弔喪不答拜明矣而家禮本書儀乃從世俗有賓主拜答之文蓋

禮從宜二先生蓋以義起也弔不答拜禮有明訓二先生尚以義起之若夫祭

奠而主人代亡者拜恐無甚害今從弔奠者

尊長於亡者則主人代拜平等與卑者則否

賓禮亦哭

賓亦哭

賓亦哭

日某親傾背哀慕何堪主人謝賓曰伏蒙奠酌并賜
慰臨不勝哀感拜興拜興賓答舉哀賓主相向哀止賓先止

日願抑孝思俯從禮制禮畢賓揖而出主人哭而入護

高開曰既謂之奠而乃燒香酌酒則非奠矣世俗承習久矣非禮也○又曰喪禮賓不答拜凡非弔喪無不答拜者胡先生書儀曰若弔人是平交則落一膝

展手策之以表半答若孝子尊弔人卑則側身避位候幸

子伏次卑者即跪還須詳緩去就無令跪伏與孝子齊

楊復曰案程子張子與朱先生後來之說奠謂安置也奠酒則安置於神座前

既獻則徹去奠而有酌者初酌酒則傾少酒於茅代神祭也今人直以奠為酌

而盡傾之於地非也高氏之說亦然與此條所謂人酌跪酌似相抵牾蓋家禮

乃初年本當以後來已定之說為正詳見祭禮降神條○又曰案弔禮主人拜

賓賓不答拜此何義也蓋弔賓來有哭拜或奠禮主人拜賓以謝之此賓所以

不答拜也故高氏書有半答跪禮之禮凡禮必有義不可苟也書儀家禮從俗

有賓答拜之文亦是主人拜賓賓不敢當乃答拜今世俗弔賓來見几筵哭

拜主人亦拜謂代亡者答拜非禮也既而賓弔主人又相與交拜亦非禮也

唐順之與宜興諸友書古禮饋奠則從主人而服則

從族戚朋友各以親疎輕重自製之是故主人饋奠

而族戚朋友助之執事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族戚

朋友供奠物之文也主人勞族戚朋友以執事則有

之矣在禮未聞有主人散麻散緇散絹於族戚朋友

之文也今一切反是族戚朋友為之饋奠是以族戚

朋友而代主人之所自盡也主人為之散麻散緇散

絹是以主人而擅族戚朋友之所自備也此禮不知

始何時古所謂野於禮者其此類之謂乎且近世喪

葬日奢日靡富貴之家一日至享十家之奠自啟殯

至葬數日間大牲小牲剝割狼藉且百千計鬼神情

狀與人情不相遠鬼而無餒所食幾何今若此不惟

生者靡費抑亦使死者不忍且夫放生以資冥福則

儒者所不信殺生以重冥咎則理未必無是以痛為

亡妻謝此業債族戚朋友則相信者多矣而一舉自

宜與歸聞諸友復欲醵金為奠且殺生靡費於有所

用所必受猶尚不可況施於所必無用所必不敢受

其謂之何如諸友以為情有未盡但遠來臨葬此亦足矣即使我身後諸友亦只須如是行之但能相體不為無情也

後漢書禮儀志朝臣中二千石將軍卒使者弔祭郡國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黃綬皆賜常車驛牛贈祭

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亡故不分病故陣亡禮部具手本赴光祿寺備辦祭物自初喪至除服以次遣

官致祭 聞喪 入斂 首七至終七 下葬 百日

新冬 周年 二周 除服 都督至都指揮亡故

仍備辦祭物自初喪至除服節次遣官致祭 聞喪

下葬 百日 周年 除服 指揮使至指揮僉事亡

故亦節次遣官致祭 安靈 下葬 周年 除服

衛所鎮撫千戶百戶亡故止二次遣官致祭 安靈

下葬

公侯及在京一品二品父母妻喪三品四品父母喪曾授封贈及致仕者各照品級造墳安葬在外止祭祀未封贈者無在外都指揮使至指揮僉事止是禮部遣人往祭一次若回京安葬則照例祭祀千百戶別無祭葬例

永樂以後續定凡公侯承襲病故者祭二壇若管府事有功績加太子太保以上及守備南京者俱祭十六壇○凡駙馬都尉病故者祭十五壇○凡伯爵承襲病故者祭二壇其年幼襲爵不及而故者祭一壇若管事有功績加太子太保以上者祭十五壇若公侯伯為事病故者祭俱無○凡公侯伯母與妻俱祭二壇係皇親者加祭取自上裁○凡兩京二品以上文官并父母妻三

品文官并父母曾受本等封者俱照例與祭葬其三品
父母止授四品封及四品官并父母授本等封者俱止
賜祭一壇若止授五品以下封者祭葬俱無其有出自
特恩者不在此限○凡一品官病故者祭九壇父母受
封至一品者祭二壇妻祭一壇○凡尚書左右都御史
在任病故者祭二壇其加有東宮三少或兼大學士贈
一品者祭四壇父母妻祭俱一壇○凡兩京三品官病
故者俱祭一壇致仕者亦然其以侍郎兼學士贈尚書
者祭二壇○凡左右都督至都督僉事管府事病故者
俱祭六壇其先有功後閒住病故者祭二壇母妻祭俱
一壇若署都督僉事祭一壇○凡中都留守正副俱祭
一壇○凡在京親軍衛分帶俸都指揮使及同知僉事
在御馬監把總或出充遊擊參將等官有功無過者祭

一壇○凡錦衣衛等官指揮使同知僉事或帶俸都指
揮職銜者俱祭一壇無葬其係於皇親者祭葬取自上
裁○凡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不拘品級其以死勤事者
卹典取自上裁○凡外國使臣病故者令所在官司賜
棺及祭○凡公侯伯歿於王事者嘉靖八年題準於本
爵應得祭外加祭二壇
隆慶三年更定凡四品五品文官以侍從春宮軍功等
項應沾卹典者禮部臨時具由取自上裁其他一切雜
途盡行停止弘治十三年例遇有前項陳請仍先移文翰林院兵
部覈實如軍功必躬履行陣侍從必日侍講讀春宮必
親奉出閣開陳有勞方與具由題請若止曾受官未經
實效勤勞者不準嘉靖二十三年例其特恩所加祭葬大約於本
等品級內量加一等如無祭者給與祭一壇無葬者給

與半葬應半葬者給與全葬如講讀官則五品本身有祭四品本身父母得擬祭葬三品祭得及其妻軍功則四品本身得擬祭葬三品未滿得及其父母各有差等不得越次妄生希覬或有講讀年久啟沃功多軍旅身殲勳勞懋著者卹典自宜加厚禮部臨時擬議奏請定奪○凡二品官本等祭二壇若加陞一品致仕者祭五壇正德七年例加東宮三少致仕者祭三壇正德六年例原加東宮三少而續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妻未封夫人者不準與祭俱嘉靖二十三年例其加陞日淺政蹟未著者臨時覈實奏請量減若被劾冠帶閒住者祭葬俱無俱弘治十年例○凡四品官已經考滿者其父母例不重封雖止授五品封亦與祭一壇未考滿者不準嘉靖二十三年例○凡四品以上官其父母曾授本等封贈者先後病故祭得因後并及其先

如有前母亦得及之無封贈者不得越例陳乞其品官妻非係封贈夫人者原無祭典不準並祭俱嘉靖二十二年例○凡被劾聽調官有心本無疵事因註誤雖遭指摘不累其人品者原得祭葬仍準全給或功有可錄過有可原者功過當相較量其祭葬應全給者半給應半給者有祭無葬若罪過昭彰公論其棄者照閒住例不準給○凡公侯伯本爵應得祭二壇若在內掌府事坐營守備南在外總兵征討積有勳勞而加太子太保以上者公侯祭十六壇伯祭十五壇掌府事坐營總兵歷有勳勞者祭七壇掌府事坐營積有年勞者祭五壇雖掌府事而政績未著者祭四壇管事而被劾勘明閒住者止與本爵祭二壇被劾而未經勘實者祭一壇勘實而罪重者并本爵應得祭葬一槩盡削○凡都督同知僉事起用未

久病故者與祭三壇嘉靖三十九年例錦衣衛都指揮使身後贈都

督同知者亦祭三壇正德二年例俱照例造葬○凡公侯襲爵

未謝恩病故者萬曆二年議準照伯襲爵未久例與祭

一壇造葬○凡公侯伯為事未經勘實身故者其妻封

命雖未追奪亦從夫例止與祭一壇○凡左右都督都

督同知都督僉事管府事及在外總兵病故者俱祭六

壇照例造葬都督同知以上不分真署一體給祭葬署

都督僉事止祭一壇不得妄援○凡興都正副留守俱

祭一壇○凡以死勤事若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犯顏

諫爭身死國事者執銳先登身死戰陳者危城固守身

死封疆者諸如此類開具實迹卹典取自上裁其城池

失守戰陳敗衄以致殞命者不許一槩議給

萬曆十二年續定凡公侯伯掌府坐營總兵加太子太

保以上者必查前項官銜因何加授果以勳勞進秩方

許照會典公侯祭十六壇伯祭十五壇之例如係因事

加恩功業未副者止照勳臣二等例與祭七壇其有不

願坐營管府懇疏乞休者查其平生有功無過俱照見

任優卹

馮善家禮集說朝廷遣使或令有司差人致祭者皆

先期報知於喪家設靈位於中堂西東向設使者致

奠位於東西向讀祭文位於使者之右喪主拜位於

靈位之右北向至日陳設牲醴如常儀使者至喪主

以下止哭去衰經易素服出迎於大門外引使者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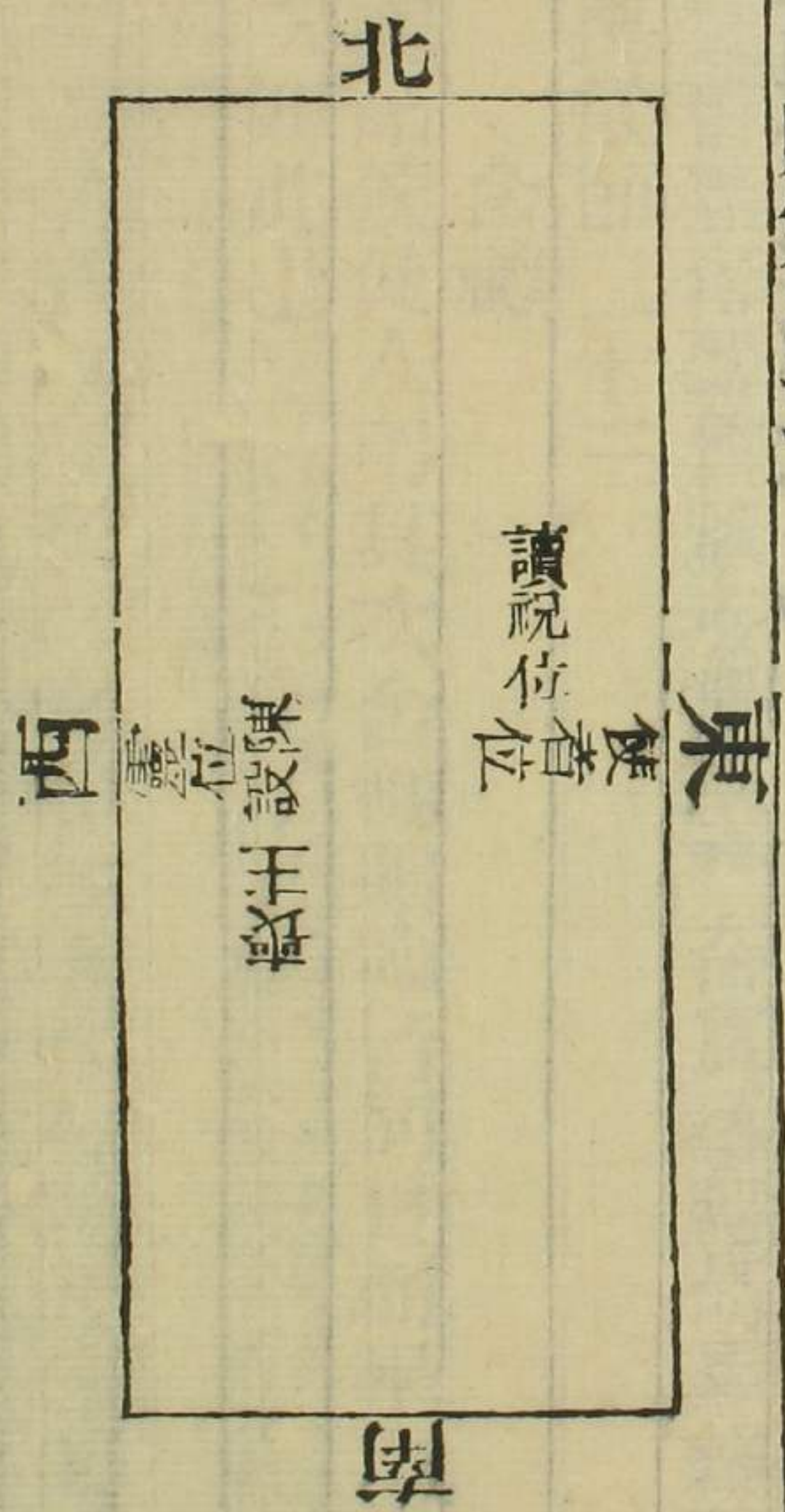
立於致奠位喪主就位先行四拜禮執事者酌酒授

使者致奠三讀祝者取祭文立讀訖喪主以下復行

四拜禮焚祭文畢使者出喪主請使者於賓次拜見

如常儀如屋之朝向不同則以前為南凡封贈焚黃亦依下圖跪讀祝於喪主位後立宣誥命於使者位宋纁四禮初編凡文武官歿朝廷遣官致祭喪家設靈位於堂西東向設使者致奠位於東西向讀祭文位於使者之西南向喪主拜位於靈右北向祭品至喪主烏紗帽青衣角帶跪迎龍亭於大門外龍亭過即起入門安龍亭於堂中設香案於龍亭前行五拜三叩頭禮使者就致奠位喪主跪靈筵右北向使者上香執事者酌酒授使者致奠三讀祝者取祭文立讀訖焚祭文喪主謝恩五拜三叩頭禮畢候龍亭出門拜謝使者畢仍更衰服宴使者於賓次

賜祭圖式



讀禮通考卷第五十九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

經禮部存繫翰林墜王教黨草充 大清龔慈勳裁明史總纂龔
喪儀節二十三

含禮

雜記諸侯使人弔其次含穉賙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

其次如此也注言五者相次同時○疏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宜君命人以飲食為急故含次之食後須衣故穉次之有衣即須車馬

故賙次之君事既畢則臣私行已禮故疏在後事雖多而同一日畢也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

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

韋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

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疏此明含之所用含者坐委所舍之璧於殯之東南席上未葬之前有韋席承

之既葬以後則以蒲席承之宰夫朝服即喪屨者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且不敢純凶待鄰國也以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屨也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幸著朝服若新始遭喪則子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弔者既為上客又賙者是上介則此含

者禮者當是副介未介但舍
礎於死者為切故在先陳之

檀弓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
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
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
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
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
其祖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容居欲親舍非也舍不使賤者君行則
親舍大夫歸舍耳言侯玉者時徐偃稱王自此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
拒之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也駒王徐先君偃號容居其
子孫也濟渡也西討渡河廣其國魯魯也言魯純者自明不妄○疏容居致
其君命云寡君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玉於邾君此是使致辭也其使容居以含
者此是記人錄語云其使容居奉玉以行含禮鄭知君行則親舍者曹桓公卒于
會諸侯請含是也大夫歸舍者雜記云諸侯之喪君使人弔含贈禮是也凡行含
禮未敘之前以玉實口土則主人親舍大夫以上則使人舍若既敘已後至殯葬
其有舍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舍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
謂之不親舍徐自比於天子以邾君為已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故云進侯玉邾
之有司乃拒之易謂簡易為臣禮子謂廣大為君禮容居聞魯日之言臣之事君
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亦不敢違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
不稱王我若是賤利之人或妄稱先祖之善自
言魯純朴實不解虛詐唯知不敢忘其祖也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注曹伯盧諡官
言相聲之誤也

請含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
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

春秋文公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贈何兼之兼之非

禮也注含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
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

穀梁傳含一事也贈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

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冊也贈以蚤而含已晚注禮含
贈礎各

異人乘馬所以助葬成風
未葬故言蚤已殯故言晚

贈禮

文王世子族之相為也贈賻承含皆有正焉注承讀為贈聲
之誤也正正禮

也○疏隨其親疏各有正禮贈車馬
賻財帛含珠玉縫衣服總謂之贈

敬弔臨賻贈睦友之道也疏君敬重弔臨賻贈不使闕
夫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

雜記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

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軒執圭將命客使
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轅也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觀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
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使或為史○疏此一節明贈禮乘黃謂馬也大路謂車
也陳四黃之馬於大路之西於殯宮中庭北軒者大路軒轅北嚮也客使謂使客
之從者為客所使故曰客使自下由路西者由左也陳路北轅既竟贈客執圭升
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率馬設在車之西大路亦使設之也引觀禮證馬為下也四
亞之謂馬四亞亞次路車也贈既夕有奠主於親者故既夕禮兄弟贈奠此諸侯
相與既疏
故無奠

禮故陳乘黃大路於中庭
陸佃曰大馬不上於堂故執圭將命小行人圭以馬喪事君言相大夫土言擯
亦言之法正言大路舉重以該之蓋二王之後歟所謂乘黃亦如此客使率馬
者也自下由路西之前聘禮所謂率馬者自前西乃出是也商拜而後稽顙
周稽顙而後拜今拜稽顙拜其臣故也即拜其君宜稽顙而後拜稽顙首至地
而遲也頓首首至地而頓也空首首不至地凡此三拜以兩手承之所謂拜手
稽首是也若今吉拜也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振動若今叩頭矣
春秋傳曰再拜稽顙肅拜若今婦人拜是歟春秋傳曰敢肅使者嫌於不敬故
謂之肅奇拜一拜也孔子拜為火來者士一大夫再士貶於大夫一拜則凡再
拜衰矣衰讀如字言坐委
于殯東不言圭尊圭也

少儀贈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賻馬以下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路也雖
為死者來陳之於外○疏此論賻贈之異以馬送死曰賻贈謂亡者之意既送亡
者送入廟門以馬助生人營喪曰賻馬幣謂以財貨賻助主人喪用並助主人之
物故不將入廟大白兵車革路之旗並為送喪之從車本是田戰之具故不入廟
門然所以得有大白兵車來助主人者此謂諸侯有喪鄰國之君以此賻之或家
國自有也○庚蔚之曰禮既祖訖而後賻馬入設於廟庭而人門者欲以供駕魂
車也故鄭云
主於死者

檀弓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之曾子
言非禮
方慤曰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既
奠而又讀焉故曾子以為再告也

春秋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
贈
左傳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緩且子氏未薨

故名
注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疏緩贈惠公生贈
仲子事由於王非咺之過所以貶咺者天王至尊不可貶賈賈王之使足見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注言同軌以諸侯五月同盟至
注在方獄
大夫三月同位至
注古者行
士踰月外姻至
注踰月度
之盟
注踰月度
也姻猶

視也此言赴弔各以贈死不及尸注尸未葬之通稱○疏惠公既葬乃來故云不遠近為差因為葬節及尸葬則尸不復見未葬猶及見之故以葬為限也弔生不及哀疏哀謂卒哭以前今惠公已葬故云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注仲子在而來贈故曰豫凶事

公羊傳惠公者何隱之考也注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仲子者何桓之

母也注以無諡也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何以不稱夫人注此難生時之稱也據秦

人來歸德公成風之禮成風稱諡今仲子無諡知生時不稱夫人○疏文九年桓

僖公成風之禮傳稱夫人今仲子不舉諡不與成風同明生時不得稱夫人

未君也贈者何喪事有贈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注周制也

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贈玄纁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則大夫以上備四也束帛謂玄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定以共事

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贈之隱

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

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注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不及事其言惠公仲

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注比夫八

微故不得並及公也

穀梁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

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

其志不及事也贈者何也乘馬曰賻衣衾曰襚貝玉曰

含錢財曰賻

萬斯同曰左氏言仲子未薨故名天下豈有其人尚在而先來贈者乎此必無之事平王雖庸主宰咺雖具臣吾知其萬萬不為也左氏之言真瀆禮不經之甚不如穀梁以仲子為孝公妾者近是蓋文九年書僖公成風正與此一例也若公羊言兼之非禮亦不可信人死自有先後豈可賻兩人而並時行禮乎此賻在七月則仲子之卒必在是年之春孔子因位微不書而三傳乃各持一說誠不如斷以僖公成風之例為畫一而可徵也

劉向說苑贈賻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賻賻者何喪事有賻

者蓋以乘馬束帛與馬曰賻貨財曰賻衣衾曰襚口

實曰含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賻知死者贈襚贈襚所

以送死也賻賻所以佐生也與馬束帛貨財衣被玩

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

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立三纁二各五
十尺諸侯立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立一纁二各三
十尺元士立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纁各一匹庶人
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
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
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含實以珠
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
及親者賻賵含穉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
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
大宗也

白虎通德論臣死亦赴告於君乎此君哀痛於臣子
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
自廢政事天子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子使

幸咼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
貴妾也而況於夫人乎○贈賵者何謂也贈者助也
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辭曰知生則賻貨財曰賻
車馬曰賵

穉禮

少儀臣致穉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穉親者
兄弟不以穉進注言廢衣不必以其斂也賈人知物善惡也不以穉進不
之稱禮以衣送敵者死曰穉進者遂彼生時之意也若臣以衣送君死不得曰穉
但云致廢衣言不敢必充君斂但充廢致不用之列也賈人者識物價賤主君
衣物者也不敢云與君故云賈人也然喪大記云君無穉注云無穉者不陳不以
斂鄭注周禮云物謂文織纁纁之物送敵者無穉故云穉也親者相穉但直將進
即陳之不須執以將命若非親則擯者傳辭將進以為禮節進請執之將命也案
士喪禮大功以上同體之親穉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
雜記諸侯相穉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衰衣不以穉注
以已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為正也後路貳車貳車行在後也○疏穉謂以物
送死用後路謂上路之後大路也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先路衰衣是已車服
之上不可以施人以彼
不以為正服所用也

陸佃曰車馬曰賵衣服曰繇繇而以路非正也

繇者曰寡君使某繇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繇者執

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繇子拜

稽顙委衣于殯東注亦於席上所委繇者降受爵弁服於門

內雷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

朝服自堂受立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繇者降出反

位注授繇者以服者賈人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注亦西面

者亦繇者委衣時○疏案聘禮有賈人故知授繇者之服是賈人也上云委衣于殯東又云受爵弁皮弁立端皆云如初是皆在殯東西面而嚮殯也其服重者使

執而入爵弁受於內雷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立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南

陸佃曰所受服轉卑故其所授轉高也爵弁皮弁不言委朝服立端不言委受可言也委不可言也凡端不言服愧於言服據爵弁服纁裳皮弁素積立端立

裳爵弁服尊矣受於門內雷皮弁次之受於中庭朝服又次之自西階受朝服立端卑矣自堂上受立端不言受朝服於西階受立端於堂亦以此

喪大記君無繇注君無繇者不陳不以斂也○疏君無繇者國君陳衣乃斂悉用己衣臣有致繇不得陳用也

胡銓曰謂君不以衣繇大夫士也此謂小斂若大斂則君有繇士喪禮具之

檀弓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

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

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繇之與之邑

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注

祭服以繇臣親賢也凡繇以斂○疏案士喪禮君使人繇不云祭服繇臣今以祭服繇故鄭云親賢也得以此祭服繇者諸侯立冕祭廟大夫自立冕以下以其俱是

文冕故得繇也又士喪禮君繇衣不用襲為近尸事襲大斂得用君繇鄭云凡繇以斂者謂庶繇以小斂君繇以大斂也

春秋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繇

左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繇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

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疏僖公成風服除久矣今始來弔贈當以變禮待之

檀弓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是古有以服終來弔者也何休膏肓云禮主於敬一使兼二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為禮非也鄭箴云若以為為緩案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是鄭不非其緩也若說一使兼二禮雜記諸侯弔禮有含繇贈臨何以一使兼行知休言非也

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

及成風成風尊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楚人使公親禭

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禭則布幣也注先使巫祓殯之凶邪而行禭禮與朝而布幣無異

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注禮君臨臣喪乃乃使巫以桃茷先

三十年秋七月鄭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

哭之

昭公九年王有姻喪晉使趙成如周弔且致禭

定公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

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

死於霑下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

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注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

坐引者以師哭之注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為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親推之三注齊侯自推喪車輪

三

百虎通德論贈禭何謂也贈之為言稱也玩好曰贈

禭之為言遺也衣被曰禭知死者則贈禭所以助生

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

少儀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注甸謂田野之物

疏臣為君喪進物為獻言入此物是田野之所出合獻之於

君有司也必云田所出者臣皆受君地明地物本由君出也

賻者既致命

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注喪者非尸柩之事則不親也舉之舉以東○疏此明賻者投

物及主人受之之禮坐猶跪也謂賻者既致命而委物於地主人擯者舉之而已

之吉時若人饋物主人自拜受之有喪主於哀戚不得拜受使擯者受舉之而已

鄭知舉以東者雜記云舍者入升堂致命坐委於殯東南宰夫坐取璧降自西階

以東後禭者賻者並然若賻生人則致命擯者不告殯不升堂然車馬不舉以東

而舉以東者謂幣之屬也

表記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

費疏此有言無實戒其不得虛言也

檀弓伯高之喪注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孔氏之使者未至注謂賻者冉子

七

攝束帛乘馬而將之注攝猶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陳澧曰十箇為束每束五兩蓋以四十尺帛從兩頭各卷至中則每卷二丈為一箇束帛是十箇二丈今之五匹也乘馬四馬伯高不知何人意必與孔子厚者冉子知以財而行禮不知聖人之心則於其誠不於其物也雖若自責之言而實則深責冉子矣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注驂馬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

而出涕注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注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疏顏回之極而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顏回者舊館情疏厚恩待我須有賻賻故說驂賻之顏回則師徒之恩親乃是常事且顏回之死必當以物與之顏路無厭更請賣車為椁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抑之

陳澧曰駕車者中兩馬為服馬兩旁各一馬為驂馬過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情厚者禮不可薄故解說驂馬以為之賻凡以稱情而已客行無他財貨故也

從自也今若不賻則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為無自而出矣惡其如此所以必當行賻禮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注獻子魯大夫仲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時人皆貧夫子善其能廉○疏此論因喪不貪利之事四方賻泉布本助費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司徒家臣司徒也左傳云叔孫氏之司馬馘辰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陳祥道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贈賻之餘君子不可利於己亦不可歸於人利於己則啟天下家喪之心歸於人則絕天下郵喪之禮與其利於己當歸於人與其歸於人當班諸兄弟之貧者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子可之以其賢乎利於己者而已不若班諸貧者為盡善也

馬晞孟曰司徒歸四布蓋以為愈夫家於喪者可也以為善於禮則未矣

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注賻布謂古者以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不家喪者惡因死者以為利也班諸貧者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鄰里鄉黨○疏古謂錢為泉布者言其流通有如水泉

方慤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豈宜以賻布之餘具之乎此子柳所以不從子碩之請也

春秋隱公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

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注當喪謂天子

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

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注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

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

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注平王之喪在殯未爵使之非正

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注桓王在喪未歸即位故曰無君死者曰賻歸生

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注喪事無求而有賻賻周雖不

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

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漢制漢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素服往弔皇子始封者

薨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

漢書原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時天下殷富大郡二

千石死官賦斂賻葬皆千萬以上妻子受之以定產業

及涉父死乃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廬塚三年由是顯名

京師

何並徙潁川大守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告子恢吾生

素餐日久雖得法賻勿受

後漢書羊續為南陽太守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遺

言薄斂不受賜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賵百萬府丞焦

儉尊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勅太山太守以府賻錢

賜續家

魯恭父期為武陵太守卒官恭年十二晝夜號踊郡中

賻一無所受

王丹好周給有喪者則賻給親自營護遭喪者輒待丹

為辦河南守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

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
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

管甯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賻悉辭不受稱財以
送終

歐陽地餘貴幸至少府戒子曰我死官屬送汝財勿受
也子如父命天子嘉之賜錢百萬

司空楊賜薨贈以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
匹

世說王戎父渾官至梁州刺史渾所歷州郡義故懷
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

南齊書張稷所生母劉先假葬琅邪黃山建武中改申
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

江斡傳斡卒遺令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禧

啟遵斡令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
張融傳竺超民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弔之悉脫
衣以為賻披牛被而反

唐書竇建德父卒里中送葬千餘人所賻皆讓不受
房立齡薨帝給以絹布二千段粟三千斛

李勣卒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
謹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贈恤之

孔巢父卒賜其家粟帛存恤之

田神功死賻贈絹千匹布五百端

陸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賻遺一不取惟韋皋以布
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

尚書左僕射張九齡卒令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斂中使
三至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

開元禮贈賻之禮與弔使俱行則有司預備物數多少準令其日使者至主人大門外便次物輿陳於使者幕南東西為列馬陳於使者東南北首西上使者以下入即庭中位物輿陳於使者位南亦東西為列馬從入陳於庭北首西上於使者出主人有司受而以藏其特行也亦準弔禮○東宮所弔宮臣喪葬若有賻贈之禮與弔使俱行則有司預備物數其日使者至主人第大門外便次物陳於使者幕南東西為列使者以下入即庭中位物隨人陳於使者位南亦東西為列於使者出主人有司受而以東其特行也亦準弔禮致奠○親故遣使致賻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篋奉立纁束帛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凡賻通以貨財使者隨執其物不限於玄纁相者入告主人立哭相者進主人前東面受命出詣使者前西面曰敢

請事使之從者以篋進詣使者前西向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某封若某官無官封者即稱某子使某賻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相者引使者入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止哭使者少進東面曰某封若某官使某賻主人哭再拜使者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相者引使者出主人拜送若使者致物不以器掌事者送受之不委於地其餘賻物從者執之立於使者東南北面西上掌事者受之以東藏之通典大唐制諸職官薨卒文武一品賻物二百段粟二百石二品物一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三品物百段粟百石正四品物七十段粟七十石從四品物六十段粟六十石正五品物五十段粟五十石從五品物四十四段粟四十四石正六品物三十段從六品物二十六段正七品物二十二段從七品物十八段正八品物十六段

從八品物十四段正九品物十二段從九品物十段王
及二王後若散官及以理去官三品以上全給五品以
上給半若身沒王事並依職事品給其別勅賜者不在
折限諸購物應兩合給者從多給諸購物及粟皆出所
在倉庫

五代會要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十月十九日勅太常禮
院例凡賻匹帛言段不言端匹每二丈爲段四丈爲匹
五丈爲端近日三司支遣每段全支端匹此後凡支賻
贈匹帛祇言合支多少段庫司臨時併計丈尺給付不
得剩有支破○二年四月五日中書門下復奏尙書都
官員外郎知制誥張昭遠丁母憂伏以大臣枕由有弔
祭之恩羣寮寢苦無慰問之例高下之位君臣之事無
偏況爲卿士者甚多有父母者極少固於孝道上軫聖

懷張昭遠望量與恩賜自此朝臣或有丁憂亦乞頒賚
其狀尋已印出今具官員等第所定支給數目如後○
文班左右常侍諫議給事舍人諸部尙書太子賓客諸
寺大卿御史中丞國子祭酒詹事左右丞諸部侍郎絹
三十匹布二十匹粟麥各二十五石起居補闕拾遺侍
御史殿中監察御史左右庶子諸寺少卿國子監司業
河南少尹左右諭德諸部郎中員外郎太常博士絹二
十匹布一十五匹粟麥各一十五石國子博士五經博
士兩縣令著作郎太常宗正殿中丞諸局奉御大理寺
太子中允洗馬左右贊善太子中舍司天五官正絹布
各一十五匹粟麥各一十石左右諸衛大將軍左右諸
衛將軍絹二十匹布一十五匹粟麥各一十五石左右
率府副帥絹布各一十五匹粟麥一十石奉勅宜依其

張昭遠所支絹布粟麥仍依所定官資頒給

乾學案五代之時天下之亂極矣一時君臣皆苟且立國宜其於典禮之事無暇詳及乃長興年中廷臣議禮之章不一而足且值國計匱乏之時而於羣臣之恩卹有加焉不但卹及於大臣并且卹及於庶士是何情之周禮之備也此卽全盛之朝有所不逮可以五代而輕之哉後世帝王欲舉體羣臣之典而行之則此亦在所取法矣

宋史禮志賻贈凡近臣及帶職事官薨非詔葬者如有喪訃及遷葬皆賜賻贈鴻臚寺與入內侍省以舊例取旨其嘗踐兩府或任近侍者多增其數絹自五百匹至五十匹錢自五十萬至五萬又賜羊酒有差其優者

仍給米麥香燭自中書樞密而下至兩省五品三品三館職事內職軍校并執事禁近者亡歿及父母近親喪皆有贈賜宗室期功袒免乳母殤子及女出適者各有常數其特恩加賜者各以輕重爲隆殺焉建隆元年十月詔有死於矢石者人給絹三匹仍復其家三年長吏存撫之慶歷二年詔陣亡軍校無子孫者賜其家錢指揮使七萬副指揮使六萬軍使都頭副兵馬使副都頭五萬熙甯七年參酌舊制著爲新式諸臣喪兩人以上各該支賜孝贈只就數多者給官與職各該賻贈者從多給差遣權并同權發遣並與正同諸兩府使相宣徽使并前任宰臣問疾或澆奠已賜不願勅葬者并宗室不經澆奠支賜雖不係勅葬並支賻贈餘但經問疾或澆奠支賜或勅葬者更不支賻贈前兩府如澆奠只支

言流卷之二
三
賻贈仍加絹一百布一百羊酒米麩各一十諸支賜孝
贈在京羊每口支錢一貫以折第二等絹充每匹折錢
一貫三百文餘支本色在外米支白秔米麩每石支小
麥五斗酒支細色餘依價錢諸文臣卿監以上武臣元
係諸司使以上分司致仕身亡者其賻贈並依見任官
三分中給二限百日內經所在官司投狀召命官保關
申限外不給待制觀察使以上更不召保元豐五年詔
鄜延路沒於王事有家屬見今在本路欲歸鄉者給賻
外其大使臣以上更支行李錢百千小使臣五十千差
使殿侍三十千其餘比類支給紹興二十六年詔今後
命官實因幹辦公事邂逅非理致死者並遵依舊法所
有李光申請於紹興條內添注日限指揮更不施行舊
法非理致死者謂焚溺墜壓之類通判以上賜銀五百

兩餘三百兩職司已上取旨初紹興二年五月吏部侍
郎李光申明立定折跌骨五十餘日三十日內身亡之
人並支前項銀數至是戶部侍郎宋貺言自立定日限
後來多是因他病身故之人子孫規圖賞給計會所屬
旋作差出名目陳乞保奏誠為欺罔故有是命
政和五禮新儀品官喪儀若遣使致賻使者至立於大
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箱奉立纁束帛立於使者之側
凡賻通以貨財則贊者入告主人立哭贊者引使者入立於
不限以立纁束帛
門內之西東面從者以箱授使者主人哭止使者奉箱
少進東面曰某封某官使某賻主人哭再拜使者又少
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使者出主
人拜送若使者致物不以器掌事者受之不委於地餘賻物
則從者執之至於使者之側掌事者受之以束藏之
庶人喪儀若遣使致賻使者至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

者以箱奉立纁束帛立於使者之側凡購通以貨財不贊者入告主人立哭贊者引使者入立於門內之西東面從者以箱授使者主人哭止使者奉箱少進東面曰某封若某官使某購無官者曰某人主人哭再拜使者又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使出主人拜送若使者致物不以器掌事者受之不委於地餘購物者從者

執之立於使者之側掌事者受之以東藏之

司馬氏書儀其所購襚者則先遣人以書致之書儀在後然後

往帛既帛而致之亦可也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故古有含襚贈

人皆送紙錢於為灰燼何益喪家不若復購襚之禮既不用珠玉則含禮可廢又今人亦無以車馬助喪者則贈禮亦不必存也凡金帛錢穀之類皆可謂之貨財其多少之數則無常準繫其家之貧富親之遠近情之厚薄自片衣尺帛百錢斗粟以上皆可行之勝於無也蓋君子行禮情與物必相副苟第哭雖哀而無購襚以將之亦君子所恥也前漢王丹友人喪親河內太守陳遵為護喪購助甚豐丹乃懷緘一疋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雖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然則物豐而誠不副亦君子所不為也古記曰不以靡侈禮不以菲廢禮此之謂也昔于頔欲以購布之餘具祭器子柳不可曰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然則為人之子孫者豈可幸其親之喪以利其家邪彼為祭器且不可況囊橐增產業乎

故當使司貨別置應收之古者祖而讀賈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賈所以存錄之今宜俟其人至則司貨以應示之知其得達於主人也其物專供喪用有餘

則班諸親凡購襚之物執事者必先執之北面白尸柩雜記曰凡

將命鄉殯將命蓋含襚購主為死然後白主人次白護喪以授司

貨書於別厯而藏之以待喪用其同族有服之親購襚

之物不白主人以通財故也若主人已成服則衰經杖

哭禮受帛不迎賓而送之賓進帛主人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蒙賜

慰問不勝哀感稽顙而後拜稽顙謂以頭觸地若非三年之喪則拜後稽顙賓答拜非

親戚雖平日受拜至是須賓主相拜主人置杖坐兀子不設坐褥或設白褥茶

湯至則不執托子賓退釋杖而送之此皆俗禮然亦表哀素之心故從之其非

三年之喪未成服則小帽勒帛既成服則服其服而出

辭云私門不幸某親喪亡蒙賜慰問不勝哀感拜而後

稽顙餘皆如常儀

明會典優給則例洪武二十六年定凡陣亡失陷傷故

淳沒者全支邊遠守禦出征并出海運糧病故者減半
○一品米六十石麻布六十匹○二品米五十石麻布
五十匹○三品四品米四十石麻布四十匹○五品六
品米三十石麻布三十匹○凡公侯不分病故陣亡止
給麻布一百匹○嘉靖六年定凡在京文武官員及夫
人病故者止與應得祭葬其齋糧麻布一體裁革

甚若水答人辭賻書承辱厚贈豈勝哀感深之於心實有未安往者慈親無恙
苟以悅養為心辭受取舍不必合義今則長已矣復何為哉苟有餘資尚欲分
散以處窮約况又苟取乎自失恃以來途知舊饒遺一切辭謝雖古禮附身
非時義難虛脫親死之謂何又因利以為家焉亦君子之所惡也且在禮孟獻
子既葬司徒旅歸四方之布言不可有其餘賻以利為
利也唯高明念我以德而處我以禮焉不勝哀感之至
李瀟徵賻答問曰沐省有卒於官者其賁索憫其亡也思有以明之案牒下屬
徵賻或問於高渚子曰卒於官而下屬徵賻可乎曰不可也禮弓子柳之母死
子頊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頊曰請將庶弟之母子柳曰不可如之何其弟人
之母以葬其母也既葬子頊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
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夫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為利也子頊欲
其庶母以供葬事其貧甚矣然子柳猶惡其家於喪焉古人之安貧守禮如此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蓋嘉其廉云爾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
獨能守禮如此故夫子曰可也蓋嘉其廉云爾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

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有善於人乎哉曾子曰君子之愛人
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由一室三賢
之言而觀之則下屬徵賻之事斷乎不可行也矧州縣之吏藉是以擾吾民
者叫囂乎闔里催科鞭笞之下稱貸乾沒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是故為此
舉者施之於死者則為不忠施之於死者之子弟則是不以孝廉待其子弟判
下以市恩孰謂知禮者為之乎然則何為案牒而行之曰徇小仁而破大義蓋
囿於世俗煦煦之見
而不自知其非者也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補遺

賻禮

舊唐書郝處俊傳處俊開耀元年薨高宗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終祭以少牢贈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令百官赴哭給靈輿并家口遞還鄉官供葬事其子祕書郎北叟上表辭所贈賜及葬遞之事高宗不許侍中裴炎曰處俊臨亡臣往見之屬臣曰生既無益明時死後何宜煩費瞑目之後儻有恩賜贈物及歸鄉遞送葬日營造不欲勞官司供給高宗深嘉歎之從其遺意唯加贈物而已

